

# 浪花

16

1967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 浪花

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  
四月十日出版

一切危害人民群衆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  
一切人民群衆的正義鬥爭必須歌頌  
這就是進步文藝家的基本任務之

## 目 錄

每月文談——提倡羣衆性的文藝批評……鍾青	( 1 )
我們的文藝道路…………柳中湜	( 2—5 )
幫兇的「明槍暗劍」…………尤仁	( 6 )
一加一等於三？…………吳兵	( 6 )
我們四個年輕人…………方忠華	( 7—9 )
致西達希…………詹蕪	( 9 )
梨鄉組詩…………江松	( 10 )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橡夫	( 11 )
青年知識——有關語言的基本認識……雪鵬	( 12—15 )
你的臉綻出了春風…………熾膺	( 15 )
「誤」與「悟」…………小傳	( 15 )
貓頭鷺…………(日本)竹本賢三著·飛鴻譯	( 16—19 )
慾前慾後…………雲鶯	( 19 )
走上生活的戰場…………莊漢	( 20—21 )
文娛廣場——草原已升起不落的太陽……方向明	( 22—23 )
草原上的熱巴…………馬克	( 23 )
讀者·作者·編者…………	( 24 )

出版者：浪花出版社

Penerbitan Lang Wah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編輯者：浪花編輯部

15, Jalan Berangan, Kuala Lumpur.

承印者：吉隆坡合衆印務局

(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575)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 提倡羣衆性的文藝批評



文藝批評，要求以先進的觀點，對於文學現象，首先是對於文藝作品進行分析和評價，提出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成就和缺點，幫助讀者更好的理解作品，幫助作家提高他的創作水平，從而推動整個文藝運動。

所以，文藝批評，最低限度有着兩個任務。即：

一，幫助讀者更深入的了解作品內容、形式、及其時代的與社會的意義、藝術的價值；

二，指示作者正確的寫作的途徑，把握時代的社會的樞基，及其所應避免的錯誤與所應努力的目標。

但是，不幸地，目前的馬華文藝批評已被少數所謂「文藝批評家」（即方向錯誤的和軟弱無力的那些批評家）所壟斷，在他們的文藝批評中，顛倒是非，不分好壞，一味作無原則的庸俗捧場。

為了要打破少數所謂「文藝批評家」對文藝批評的壟斷，我們要提倡羣衆性的文藝批評。

提倡羣衆性的文藝批評，就是把文藝批評的武器交給廣大羣衆去掌握，使專門批評家和羣衆批評家結合起來。

在文藝批評中，要加強戰鬥性，反對無原則庸俗捧場的，要改造文風，提倡多寫通俗的短文，把文藝批評變成刺刀和手榴彈，練出二百米內的硬功夫。當然也要寫一些

系統的有理論深度的較長的文章。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用名詞術語嚇人，只有這樣，才能繳掉那些所謂「文藝批評家」的械。

在文藝批評中，對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熱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點；對壞作品，要進行原則性的批評。對於文藝理論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錯誤論點，都要有計劃地進行徹底的批判。

總之，文藝批評是屬於羣衆的，羣衆性的文藝批評是分析夠、論據充分、說服力強的批評。

由於這樣，文藝作者對待文藝創作，應該經常記住下列兩點：

第一，要善於傾聽廣大羣衆的意見；

第二，要善於分析這些意見，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揚棄。完全沒有缺點的作品是沒有的，只要基調還好，指出其缺點和錯誤，把它改好；壞的作品不要藏起來，要拿出來交給羣衆去評論。我們不要怕羣衆，要堅決地相信羣衆，羣衆會給我們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的。

我們認為正確的文藝評論要成為經常的工作，成為開展文藝鬥爭的重要方法。沒有正確的文藝評論，就不能堅持正確的文藝方向，就不可能豐富創作。

讓我們大家齊心合力為提倡羣衆性文藝批評而努力！

鍾青

# 我們的文藝道路

柳中湜

## (一) 小引

近數期的『浪花』連續發表了若干篇檢討性質的文章。這些文章相當詳盡地針對當前馬華文藝的現狀提出檢討，並且建議成立一個文藝工作者的組織，以更好地發展新現實主義文藝。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馬華文藝正處在低潮時期；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就報章文藝副刊，刊物和文藝書籍的出版情形看來，不管是在量或質方面，都顯然比數年前的蓬勃時期來得遜色。相反地，黃色及灰色的作品却在有關方面的直接或間接鼓勵下大量出現。造成馬華文藝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的壓力與限制，文藝工作者的主觀積極性不夠，文藝與政治發展的脫節等是其中較為重要的幾個。此外，就是對文藝道路和文藝任務缺乏明確的認識，也造成了馬華文藝的消沉。

儘管客觀壓力給我們的文藝運動帶來諸多的限制，儘管當權者如何摧殘新現實主義文藝，馬華文藝仍舊繼續存在着，每年都有不少的新寫作者投身到文藝隊伍里來。有相當數目的新寫作者，他們抱着極大的信心和熱忱，想在文藝事業上貢獻些力量，可是由於對先進的理論缺乏認識和生活實踐不深，加上社會的本質問題不了解，無形中陷身於錯誤的文藝道路上，變為形式主義的隨從。也有一些文藝寫作者，他們對當前社會有一定的認識，對一些社會的疾苦有多少感觸，想通過筆尖反映社會的黑暗，但也由於對當前的社會本質了解得不透徹，對文藝道路不熟悉，因此寫不出好的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來。在此種情況下來討論馬華文藝道路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是我們對馬華文藝道路的一些基本看法，希望能夠引起更廣泛、更深入的討論。

## (二) 兩種立場，兩種傾向

就當前馬華文藝的現狀來說，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傾向，它們是現代主義和「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

先談談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在目前是相當「蓬勃」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從現代主義者的創作和出版情況來看，他們的確非常積極，各種方式的活動應有盡有。他們目前的文藝活動範圍包括以下幾種：(一) 創作現代主義的詩歌、小說、散文等。(二) 建立起現代主義文藝的藝術理論和美學理論。(三) 成立現代主義者的組織，先通過某些反動刊物的園地搞好聯絡。(四) 受到反動集團的支持，利用各種機會從事活動。

我們了解，現代主義文藝在目前的「蓬勃」是有其一定原因的。假如沒有適應於它滋長的環境，假如沒有某些權威人物的落力撐腰以及給予方便，它是不會「蓬勃」起來的。然而，說來却也相當可憐，現代主義文藝的「消費者」非常有限。除了一些沉迷於頹廢世界里的知識青年以外，它簡直找不到讀者，我們的廣大工農羣衆根本就不會去接受它。

許多堂皇的現代主義刊物和書籍都印刷得非常精美，算來也的確下了大本錢，可是它們却在無人問津的情況下，唯有聽天由命地躺在書店的一角里。

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忽視了現代主義在馬華文藝領域里所起着的反動作用，尤其近一兩年來，有一小撮現代主義者公然提出以現代主義取代現實主義的文藝道路。他們胆大包天，想替現實主義判死刑，說現實主義已經是過時的東西，不能為新的社會現實服務了。他們所提出的根據是「多采多姿」的，同時也是荒謬可笑的。本刊上期奇思文友的文章已逐點去駁斥他們的謬論，這裡談談現代主義到底是怎樣的東西，以及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它為我們的文藝道路。

先從思想上的特徵來解剖現代主義。

首先，現代主義宣揚極端的個人主義思想，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和廣大人民羣衆的集體主義思想絲毫沒有共同的地方。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是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的自私自利思想。一切的目的，一切的實踐都是出自個人的利益要求。在此種「一切以個

人爲尊」的思想指導下，什麼都可以幹得出來，不必管別人的死活。只要所做的事情對自己有好處，那麼即使它是什麼害人的勾當、罪行，都一概可以不管。這就是現代主義者所宣揚的思想，也是他們所推售的貨色。這和我們進步文藝的事業是背道而馳的。

由於有這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作為指導，現代主義不可避免地在讚頌醜惡，美化罪行。在他們的筆下，不管是什麼罪行，假如是出自「個體心靈」的觸發的話，都是正確的行為。現代主義者不是常常在他們的作品里抒發他們個人的強烈佔有慾嗎？他們發狂地表現出自私自利的愛情佔有慾，他們無恥地誣衊人民的集體智慧。他們把自己看成整個世界的中心。他們就是一切，除了他們以外，就沒有別的了。這就是他們所宣揚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

其次，現代主義宣揚奴化思想，叫人向不合理的現實低頭。本質上說來，這也是個人主義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當權者之所以會替現代主義撐腰大抵就是看中了這點。我們的社會原就是一個黑暗、污濁的社會，存在着許多不合理、不平等的現象。我們也知道，要改革這個社會，就得推翻舊的制度，把一切舊的、不合理的東西清掃出去，而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喚醒人民羣衆，站在一起，共同去推翻舊世界。現代主義所宣揚的思想剛好相反。它要人民永遠做不反抗的奴隸，以便當權者可以安然地統治下去。換句話說，它要麻醉人民的思想，它要使人民成為活殭屍。

再者，現代主義也宣揚封建思想，它要人民回到舊的時代中去尋找解脫。在一些作品里，現代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批判了當前的現實，可是他們却鼓勵人們走向玄妙，虛無的道路。他們叫人們相信上帝，相信命運，而把古代的一切都加以無原則地美化。在詩歌里，他們讚頌上帝，讚頌「最高的境界」；在他們的小說里，失敗了的主人翁必定走向空門，或者孤獨地徘徊在人羣以外的地方。

現代主義的這種思想特徵根源於它的哲學基礎——主觀唯心主義。克羅齊曾經在這種反科學的哲學基礎上建立起他的美學體系。我們的現代主義者也幻想在這種哲學基礎上借屍還魂。

從藝術特徵來看，現代主義有下列的特徵。

首先是任意地歪曲形象。正如現代主義的美術作品一樣，它沒有統一的形象。它可以任意歪曲形象，破壞形象，以各種「雜碎」取代完整的，統一的藝術創造。現代主義者可以任意地用奇怪的數目字，或無意義的文字來塞入他們的詩里。為了強調節奏，為了製造異常特殊的所謂「風格」，現代主義者毫不照顧形象創造的統一性。而寫出了一大堆光怪陸離的東西。假如說現代主義的藝術創造有什麼特色的話，那就是：它根本無藝術創造可言。

另一種特徵是它的創造過程完全摒棄了邏輯性的發展。雖說藝術創造首先是依靠藝術家的形象思維，然而先進文藝理論也強調邏輯思維在創造過程中的重要性。對於人物性格的發展，對於情節的發展，以及對於藝術構思的過程，先進的理論強調科學的邏輯性與規律性。摒棄了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與邏輯性，就毫無藝術創造可言。我們所看到的現代主義作品就完全揚棄了這點。現代主義者時常沒有按照人物性格的發展趨向來進行人物形象的創造，他們作品中的情節與故事都是依靠偶然性的變化來牽動的。這樣的東西，怎可以說是真正的藝術創造呢？

除此之外，現代主義的另一個藝術特徵是過份強調形式；有時是浮誇華麗的語言，有時是節奏的重疊，有時甚至把詩的分段排列為古怪的形狀。除了這些形式上的功夫外，它根本就空洞無物，貧乏蒼白的，沒有生命力的東西。

以上是我們對現代主義的思想與藝術特徵所做的簡單闡述。這種所謂「廿世紀的最高藝術」根本就不是人民所要接受的。假如有人還繼續叫囂以它作為我們的文藝道路的話，那麼他就一定走入死角，最終一定被人民所唾棄。

再談談「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

和現代主義不同，沒有人在理論上提倡「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它主要表現在文藝創作上。檢討數年來的馬華文藝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到許多美其名的所謂現實主義的作品，充其量不過是反映了這個社會的一些非本質的現象。我們的許多自稱為現實主義的文藝寫作者在他們的文藝創作中並沒有達到現實主義的高度。實際上，在他們之中，有些作品僅停留在自然主義的水平上，絮絮、羅林、征雁、李汝琳、莽原等人的若干作品就是這樣。我們並非向這些寫作者提出過份的要求。相反的，是他們的創作沒有達到現實主義的基本要求。在他們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反映了這個社會的個別現象，而且對這些個別現象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批評，然而這些作品却不能反映出這個社會的本質問題。表面上，這類的作品似乎沒有什麼害處。實際上，它們代表了一種極端錯誤的傾向。假如不及時加以糾正，這種傾向將會給馬華文藝發展帶來巨大的危害。

「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實際上是中下和小資產階級者的現實主義。由於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關係，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上層階級的壓迫。這造成了他們對現狀的不滿。上層階級所規定的道德標準和經濟標準束縛了他們的自由和發展。他們感到苦悶、彷徨，於是他們的作品里出現了對現實社會中的某些問題的攻擊和鞭撻。他們寫的是個人的彷徨，愛情的波折，生活的小折磨以及對某些個別上層階級份子的不滿，有者甚至寫「未婚先孕」和傳奇性的愛情遭遇等之類的題材。

把這類的作品看成是現實主義的文藝創作是非常勉強的。它們不僅不能反映當前社會的本質問題，甚至還把人民的視線轉移到不重要的事件上。「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者」對一些個別社會現象的批評也是不夠徹底的。由於他們具有兩面的性質，當現實和他們的利益沒有發生衝突時，他們對現實的批評就會終止，而最後甚至於變成讚頌上層階級所規定的社會秩序了。就某些作者的創作表現來看，證明我們的分析是正確的，征雁、謝克不是已經走上這樣的歧途嗎？

「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的主要思想特徵是調和主義的思想，也就是魯迅先生所指責的「第三種人」的思想。他們在許多重大的問題上都採取了超然物外的態度。新加坡出版第一期詩歌月報上所刊登的一些有關越南的詩作就是這樣。他們沒有辨別出什麼是正義戰爭，什麼是非正義戰爭，而只一味注重於一些非本質的戰爭現象。是的，他們也許或多或少同情一般人民的不幸遭遇，然而這種沒有明確立場的虛偽的人道主義不是正好像資產階級對乞丐的施捨和憐憫嗎。

有許多「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作品里，作者時常把一些主人翁的遭遇寫成由自然的天災所造成或者是由命運所規定的。他們離開了階級社會的現實，離開了階級社會的生活特徵來進行寫作。像這樣離開了生活本質的作品怎能感染讀者呢？實際上，這類的作品是更接近自然主義，而自然主義早已被時代所淘汰了。

「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之所以有這個名稱，最主要在於它像顯微鏡般，把一些細小的事物再以無限度地擴大。這也是它的藝術特徵。「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者可以針對一個非常細小的，非本質的問題寫出篇幅宏大的作品，陳伯漢不是針對「未婚先孕」的問題寫出了一個相當大型的劇本「生命的決堤」而大受一些御用文藝批評家的讚賞嗎？

「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者的確有一套非凡的功夫。他們下筆洋洋萬言。他們可以用美麗的文筆大寫風景，敘述故事，他們的文字修養算來也不差，可是，假如這些苦功盡是花在「未婚先孕」這類的題材上，那麼一切都是枉費心機的。「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者，假如仍舊一味通過顯微鏡來看問題的話，他們決不會有創作前途的。

現代主義和「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代表當前馬華文藝的兩種不同的錯誤傾向。它們同樣對馬華文藝的發展具有巨大的危害，雖然在程度上它們的危害是不同的。但是有一點必須加以強調的：這兩種文藝都不是馬華文藝的主流，馬華文藝所應當走的是一條更明確，更適合於當前社會現實的路。

### (三)新現實主義的馬華文藝

新現實主義是一種先進的文藝流派。高爾基在一九〇三年寫的「母親」是一部新現實主義作品。然而，在這以前，早就有了許多具有新現實主義萌芽的作品。英國憲章運動時期的許多詩歌，巴黎人民公社時代的一些戰鬥性的作品，以及像十九世紀英國女作家伏爾尼寫的「牛虻」，都是新現實主義文藝的先驅。可以說，新現實主義是產生於十九世紀的一種新的科學思想的指導下發展起來的進步文藝創作方法。它具有舊現實主義文藝的許多優點，同時又從積極的浪漫主義文藝吸取豐富的營養。我們所指的新現實主義並非上述兩種創作方法（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機械相加，而是兩者有機的結合。新現實主義可以說是世界人民數千年來的文藝實踐的經驗總和。

新現實主義在馬華文藝中並不是陌生的東西。我們的許多進步的文藝評論者，曾經多次在理論中提出關於這個課題的研究。我們的進步文藝工作者也已經在創作實踐中，達到了一定的成績。事實上，自一九五九年以來，我們的進步文藝工作者所屢次強調的現實主義文藝，其實是指新現實主義的文藝。在過去，新現實主義文藝不能成為馬華文藝主流是有其客觀的原因的。今天，我們再度提出新現實主義的文藝道路，是有一定的客觀基礎的。

就馬來亞社會性質來說，我們的社會的主要矛盾首先是廣大人民羣衆和右派封建勢力的矛盾。表現於對外方面，是廣大人民羣衆和外來統治者的矛盾。這樣的社會性質規定了我們的文藝任務。也就是說，我們的文藝必須是反封建的，同時也必須是反外來統治的。不循照這個文藝任務去從事文藝工作和文藝實踐，或者不明確文藝的社會任務，其實際效果就是危害到人民羣衆的正義事業，甚至於走上反人民的道路。

我們知道，現代主義不能負起這個任務，因為它首先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來進行文藝實踐的。我們也知道，「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也不能負起這個任務，因為它調和社會矛盾，逃避鬥爭。作為馬華文藝主流的現實主義文藝雖然具有許多優點，並且在過去曾經有過輝煌的戰績，但是要它來負起新的現實中的鬥爭任務是相當勉強的。在這裡，我們並非否定了整個現實主義文藝和它過去在變革運動中的貢獻。不，決不是這樣。社會基礎的變動規定了文藝運動的發展的趨勢。在我們當前的社會現實里，教育人民，使他們對未來的社會現實有明確的認識，使他們掌握社會鬥爭的整個發展趨勢，同時使他們對未來具有樂觀主義的精神，這是我們的文藝所應負起的工作任務，而最能負起這樣的任務的就是新現實主義文藝。

也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馬華文藝一路來

的主流是現實主義，現在突然提倡新現實主義以取代它是否會引起許多混亂？提出這樣疑問的人一定對馬華文藝的發展不熟悉。馬華文藝的歷史雖然不是很悠久，馬華文藝的傳統雖然不是新現實主義的傳統，但是新現實主義作品的出現已經是早有的事了。戰前救亡運動時期的一些具有戰鬥性的作品。日治時代秘密出版的刊物所刊載的許多詩歌、雜文、小說以及戰後鐵戈、馬寧等人所寫的許多作品，都是屬於新現實主義的範疇。五十年代以來的一些小說如賀中的「小茅屋」、高靜朗的「青青草」和顧軍的「陽光與霧」等都是傑出的新現實主義作品。可見我們的許多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在先進的理論指導下，加上親身投入熱烈的鬥爭生活，早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們這種正確的文藝實踐是多麼令我們欽佩，多麼值得我們去認真學習啊！

是的，在過去，我們的文藝領域里並沒有大量出現過新現實主義的作品。是的，我們以往的文藝是沿着舊的現實主義道路邁進。但是這樣的事實並不阻止我們今天來提倡新現實主義的文藝道路。今天的客觀現實不是提供許多良好的條件，給新現實主義作更大的發展嗎？舊現實主義發展到某一個特定的階段時，新現實主義的出現以及成為主流，不是很必然的事嗎？

我們的許多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在新現實主義的範疇里的實踐。已經給我們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以提倡新現實主義。在這樣的基礎上去發展新現實主義文藝必然會給我們帶來良好成績的。

或許還會有人這麼問：既然馬華文藝過去的主流是現實主義，那麼，大多數的文藝工作者一定對新現實主義這種流派感到陌生，況且大家都不易有機會看到一些有關新現實主義理論和新現實主義文藝創作。這種情況下來提倡新現實主義不是會遭遇到失敗嗎？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有一定的根據的。文藝理論的書籍和進步的文藝作品的缺乏減少了文藝工作者學習的機會，同時也給我們提倡新現實主義文藝帶來困難。然而，這也僅僅是一項困難，而我們也必須把它當着困難來解決。但這不足形成一項阻碍而使我們失去信心。

多閱讀有關的理論書籍和多向新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學習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投入鬥爭的生活中，投入火熱般的生活中。在鬥爭的隊伍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新的典型人物和代表未來的人物。我們也可以體驗到許多動人的故事，聽到時代的脈搏的跳動，這些都是我們的豐富的創作題材。我們在學習中沒法得到的東西，我們可以在實踐中得到。失去了學習進步文藝理論和文藝創作的機會，我們可以從生活中去尋獲。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這句話果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舊的社會里，一切都以舊的經濟基礎作為依據。在舊的社會制度和舊的社會秩序下，來積極提倡新

現實主義是否會有好的成績？我們知道，正確的，科學的理論沒有否定新現實主義文藝在舊社會中有發展甚至成為主流的可能。作為附屬於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的文藝，其作用並不是消極、被動的。經濟基礎雖然是一切變動的依據，然而文藝是反過來推動經濟基礎發展的一個有力因素。我們當前的社會雖然是以舊的經濟結構作為基礎，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在這種舊的經濟基礎上不能產生新現實主義的文藝。歷來的文學史告訴我們，新的文學形態的產生有時早於新的經濟基礎。當舊的經濟基礎即將潰崩而新興階級的力量突起的時候，新現實主義也就隨着形成為文藝的主流。我們社會的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好是這樣。在此種情況下，新現實主義成為馬華文藝的主流肯定也是必然的趨勢。

最後必須加以強調的是在當前全世界範圍內，新現實主義已成為一切文學藝術的主流。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在那些曾經長期以來被外來者壓迫的國家里，已經出現了許多具有強烈戰鬥性的新現實主義作品。我們看到許多傑出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藝工作者正在辛勤地耕耘着。他們的作品不僅寫過去的辛酸和痛苦，也寫當前的鬥爭和對未來的向往。拉丁美洲的聶魯達、紀廉，非洲的迪奧普、威廉斯、朗士敦、休士，亞洲的希克梅特（已逝世）等不是沿着新現實主義的道路前進嗎？在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文藝雖然受到各種離奇的現代主義支派所籠罩着，但是這種現象只是暫時的。不管是達達主義、野獸主義、事件主義或自動化機械主義，它們出現以至存在僅是短暫的一個時期。在這些國家里，新現實主義的創作雖然不多，但是每一部新現實主義作品的出現都受到廣大人民羣衆的歡迎，它的發展以至成為文藝創作方法的主流，肯定是必然的趨勢。英國的林德西，美國的馬爾茲，意大利的西龍，澳洲的古塞克等人的許多優秀的新現實主義作品都是為人所熟悉的。

#### （四）小 結

從上面的闡述來看，當前的社會現狀和文藝現狀都給新現實主義文藝提供了有利的發展條件。儘管有人在理論和實踐上提出現代主義的文藝道路，儘管有人正在大量製作「顯微鏡式的小現實主義」作品，可是他們的努力一定終究是徒勞的。

馬華文藝的前途是光輝燦爛的。我們的進步的文藝先輩們已經做了許多開拓工作。他們的文藝實踐可以做為我們學習的榜樣。

是的，在新現實主義的文藝道路上，我們也許將遇到許多困難和碰到許多阻礙。然而，在為人民服務的大前提下，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應當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堅持着積極的文藝工作。我們希望馬華新現實主義文藝開出燦爛的花朵。我們期望着新現實主義的馬華文藝來一個大豐收！

# 帮兇的「明槍暗劍」

。尤仁。

看來權貴的經典法紀，大抵是「替天行道」也。此道之妙處，在於「狸貓換太子」，混世無往而不利，其伎倆之高超，在乎血案中而不綻血跡。可惜，孫悟空七十二變，仍跳不出如來佛掌，舉世「愚民」公憤，羣起圍殲，一部分一部分，一口一口吃掉它。魂兮！末日矣！

大抵商人的販貨，爲了獲取顧客的歡心，總要亮幾手虛張聲勢的宣傳伎倆，明明是充貨，「掛羊頭賣狗肉」，却要化朽臭爲神奇，印上一無二價，如假包換，存心欺世，雷殛火焚字樣，若不如此，實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的老百姓。

大凡帮兇之行兇，必須藉于宣傳術，其術有分「明槍」和「暗劍」二種。然而，二爲一體，混然之妙用，或先或後，見勢而定，隨機而行。如「明槍」者，當主人忙于行兇時，帮閒的就明白張胆充帮兇，忙于登場打譁，頗出色地說：華校五日制，乃潮流之趨也。某州華校共有一百六十多間，目前已有一百卅多間改爲五日制，剩下的卅多間，又能起什麼作用呢？可是當事實揭穿，某州內一百六十間華校，已改爲五日制者，只有廿多間。這位帮兇的打譁演技，弄巧反拙，丑態畢露，「明槍」的拙劣，只配得上滑稽之雅號，否則，就更趨於混帳無賴了。

「明槍」幹不來，只好採用「暗劍」了。華教十多年来處在黑暗風雨飄搖中，則是個鐵証。但是，所謂：「暗劍」，或說「暗步」、「偷竊」、「玩臭」皆通稱。其一切合乎邏輯的具體內容：趁人不備，連毆帶嚇擄走，借刀殺人，虛張聲勢，轉移視線，安排步驟，製造形勢，「創造」故事，欺蒙無知也。

石達開有一句詩說：「殺人如草不聞聲」，殺人而不聞其聲，可見其殺術之神奇，然而不止此呢，帮兇的還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魯迅先生語）頗顯其殺得出色了。然皆得力于「暗劍」之神奇功效。

夫邦兇者，亡魂似在主子的指示下，收買、利誘、慾懃、出賣、威迫、欺騙、恐嚇………「明槍」技窮，法術失靈，就施展「暗劍」，模糊現實、掩蓋毒瘡，編織天方夜譚，捏造和詆譖，以假亂真，魚目混珠，甚至向被「誅」者的「叛逆」弄手脚，虛殺精神肉體，然後以「病逝」或「自殺」或「神經錯亂」推委真兇血手，但還付上一條：「死之外意外，與人無關」。好個「無關呀！」麻瘋出到臉，還要死賴下去。人民雪亮的眼睛已識破帮兇和主兇的陰謀鬼計，公憤會葬送牛鬼蛇神的屍骸。

血債必須以血來償還，兇手！還我血債來！

## 一加一等於三？

。吳兵。

夫天地之廣大，無奇不有，正如牛鬼蛇神殺人魔自稱佛子，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樣，阿Q的精神勝利法，其神通之廣大，則可轉敗爲勝，黑的可以說成白的，實乃文明精神之獨創。大凡老百姓都懂得：一加一等於二。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因爲是普遍的真理，則權貴視爲「伏着危機」。於是不仁者說：「一加一等於三，不准反對！」在未代幹才要尋求「滑稽」的自以爲是正經結論和事實。於是乎，權貴們自編自纂的經典法紀中的注釋是：

三十多萬牛鬼蛇神，乘風破浪，越過太平洋侵佔「愚民」的領土，掀起風作浪，展施「三光」之妙策，此註釋：爲了保衛自由世界的「代代」平安。

不宣而炸、轟河內、炸海防、毀滅油庫、學校、醫院、村莊……此

解釋：爲了保衛世界「和平」。

不准遊行、集會、言論、出版、新聞、違者鎮壓、逮捕、牢獄、拷打

、槍斃……此註釋：爲了保衛和伸長西方民主。

強姦婦女、破壞莊稼、燒毀農村、殺害「愚民」……此註釋：

救世主乃「協助」律設「愚民」的自由「幸福圈」矣。

無法無天、明日張胆、肆放毒氣、毒品、殺害生靈、毀物焦土，此註

釋：促進「愚民」的衛生、健康、清潔。保健行潔是也。

只准我殺「愚民」，不准「愚民反抗」，此註釋：「只准官家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是也。否則，破壞「和平」解決問題。

只准我侵略，不准外來干涉或協助「愚民」搞是非。此註釋：外來干

涉者，須負一切戰爭后果，蓋我方乃「和平」隊是也。

我是响噠噠的紅老虎，長有銳利的核子牙，雄視天下，要宰要吞，任

我歡喜。此註釋：全世界的「愚民」者，蓋一加一等於三乃出自吃人經典

理由不被我宰我吞。

# 我們四個年輕人



——方忠華

## (一)

是不幸的遇遭，將我們攆過了星柔長堤；是光輝的理想，將我們四顆正直、熾熱、蓬勃的心連繫在一起。

身為孩子，我們却沒有過童年；稚弱的心長久被憂悒和不幸困縛着。我們的耳朵常響着大人們暴怒的叱罵。病痛時的沉重呻吟，婦女們的啜泣和孩子們飢餓時的啼哭；我們那常被淚水迷濛的雙眼，觸目皆是乾癟黧黑，像枯焦的木頭一樣的身體和青銅色的瘦臉，孩子們赤裸着瘦瘠的上身，褲子是補了再補，已辨不出那一塊是原來的布料；………我們來自同樣貧窮的鄉村。

## (二)

我們是兩個來自麻坡的學生。麻坡河是哺育我們長大的乳媽。

我們的爹娘都是善良的農民，像所有生長在馬來亞土地上的勞動人民一樣，有一顆善良好正直的心，勤快粗壯的雙手和淳厚的個性，只差腦袋裏還缺少一樣重要的東西——文化。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勞動着：撈浮萍、拔猪菜來煮豬飯，養肥了肉豬——「寮寮」；他們翻泥、澆水、施肥、拔草、捉虫，種出了各種蔬菜一行行。但是，一次次，一「寮寮」的肉豬賣了，一行行的菜賣了，却永遠還不清雜貨店和肥料經紀商的債，永遠養不活一個家！一生掙扎在貧困的泥沼裡，翻不了身；默默地勞動着，又靜靜地死在勞動了一生的熟悉的土地上。他們的下一代，仍舊拿起父母親遺留下來的鋤頭，步上前一代的後塵。對生活，只發着低弱的沉吟，從不吼出一聲雄渾的音響，而最後，又含淚地把鋤頭遺留給他們的第二代。

我們是新一代中的兩個小生命，是不幸的一羣中的兩個幸運兒，我們同樣靠吃稀粥和蕃薯葉長大。我們是「不折不扣」的半工讀的學生；早晨翻泥、鋤草、挑肥、澆水、……下午上學，假期還得踏腳車到數里外的膠園裡鋤「樹膠腳草」，賺一些錢，以便開學時勉強可以繳清學費、書

費………總算僥倖唸完了小學。領畢業文憑那天，為了興奮而掉下幾滴歡喜的熱淚。但是回到家裡，父親却已預備了一把新的鋤頭等着我們：

『把文憑藏起來，字不能當飯吃！呶，這把鋤頭是給你的。』

可是，我們已決心要學更多的文化，要從書本裏，去尋找我們為何幾代都那麼貧窮的答案。我們那才懂事的心，早已乘着輕風，飛過了星柔長堤——獅島，那裡許多中學，美麗雄偉的山崗和那英雄的湖畔，還有山崗上、湖畔草地上激動人心的故事，早已扣住了我們那正躍動着新希望的心弦。靠着母親和鄰居的幫助，在一個寧靜的夜晚，懷着馬上就要勝利的堅定信心，我們告別多難的慈母，忍心地離別了曾在那裡編織過無數綺麗幻夢和麻坡河畔。………

火車「嘟嘟」地前進。從車窗望出去，外面是一片黑暗；我們互相依偎着，身旁，沒有一個熟人；想起今後就下了幾顆傷心的淚水。………

## (三)

中一那年，我們的生活過得還好。一方面因為我們都被批准為免費生，另一方面，因為同學們都同情我們倆的不幸遭遇，也欽佩我們為求學問、追求真理而不畏任何困難的堅毅決心，他們其中一位家長於是答應我們寄宿在他們的家裡，而我們的母親也還能勉強按月寄給我們二三十塊錢。可是，自中三第二學期開始，我們的家因遭遇更多的不幸，鶴患了瘟，豬養不起，菜又常生虫；經濟更拮据了，再加上弟妹也達到了入學的年齡，因此，間斷了經費的供給。我們幾乎被迫輟學。

幸好，許多朋友伸出友誼之手，幫助了我們。但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交上了兩個新的朋友。

那是中二的年假，我們幾位同學，覺得不能永遠把自己關在一個小天地裡，應該擴大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土壤，於是我們努力去實踐我們的願望。這努力，使我們接近了廣大的各階層人羣；我們那走慣柏油路的雙腳，開始經常沾上了鄉村的爛泥。我們

的朋友，有工場的工友，鄉村的農民子弟，和路邊的小販。

有一次，我們去協助一個團體所舉行的遊藝會的裝置工作，在遊藝晚會結束後，我們結識了兩個新的朋友——舞蹈演員，他們都是粗壯的工友。後來，由於經常的來往接觸，他們體恤我們的境遇，誓要幫助我們。他們為我們奔跑，通過朋友們介紹了幾位小學生給我們，我們於是當了「家庭教師」。

工友們的熱情幫助，將我們從失學的邊緣拉了回來。

後來，為了不好意思長久寄宿在同學家裡，也為了能更好、更緊密地和他們相處在一起，我們於是捲起了行李——兩個「牛奶箱」，兩個破書包，搬進了一間用廿塊錢租來的破陋亞答屋裡的小房間——張木板床上，擠着四尾「沙丁魚」。

在一個微風細雨的夜晚，他們談起了自己的身世。原來，他們比我們熬過更多不幸的遭遇！他們為生存而與惡劣環境搏鬥的生活史，使我們欽讚，感動而落淚……

#### (四)

老張，來自落後的彭亨。日本南侵時，唯一疼她的母親被飢餓和被疲困折磨死了。次年，他的酗酒和抽大煙的父親用兩個大籮挑着六個孩子逃難，老張較大，抱着破衣包跟在後面跑。想不到在深野無人的樹林裏，他父親放下了大籮，發狂地大哭大嚷，然後，把孩子一個個輪流砸死在樹頭上。當時，老張懼怕地尖聲厲叫，死命地抱住父親的腳求饒，而父親也無力地抱着他，父子哭成一團，老張才免於一死。此後他們繼續流浪。想不到過了兩年，他那失業又酗酒的父親，在深夜裏，把他用繩綑起來，兇暴地把他帶到柔佛，塞進親戚的黃梨廠裏——他成了一個學徒。幼小的心靈，因受不了親戚的虐待和師傅的無理叱罵，靠着好心的工友的幫忙，僥倖地逃脫了那鐵面無情的親戚的魔掌，孤苦的他，從此輾轉流落到獅島，步上了生活的另一個里程碑。他在咖啡店捧過咖啡，在路邊賣過油條，「芋頭粿」，當過工場雜工……如今，是「板廊」的「跟車尾」工友，是工會的重要幹事。

「黑陣」，來自污穢的霹靂河，破小的魚船是他的家，每天見到的，是變幻無窮的蒼穹，和那黝黑、渾濁、不寧靜的海水。不幸呵，狂風捲走了他的母親和十二歲的妹妹；然而，當淚水還迷濛着他那紅腫雙眼，善良的父親又被鯊魚拖去當點心了。十六歲的他，從此開始用雙手搖櫓、撒網、捕魚，換來幾個錢，養活自己殘弱的生命。可是，風浪却依然對他繼續惡意的摧殘；一次和魚民一齊出大海

，遇着了大風浪，洶湧着的波濤吞噬了小舢舨，帶走了漁網；等到醒來，漁船已成為幾塊木片，在止憩了咆哮的墨黑的水上漂盪……不知捱過了多少飢餓的白天和凜凜的夜晚；不知受過多少次親戚們的白眼和揶揄，最終，獅島的建築工場容納了他……如今，他仍然穿梭，奔跑在建築工地上，是個有着遠大理想的工友。

#### (五)

今天的世界，  
是年輕人的世界；  
那裡有年輕人，  
那裡就洋溢着青春生命的氣息！

我們的小木板房里雖沒有「麗的呼聲」，也沒有留聲機，却經常那麼熱鬧，有生氣。

一清早，老張和「黑陣」上工去了，我們也背着書包上學去；下午我們放學回來，又忙着趕去好幾處當「家庭教師」，這小木板房才比較靜寂，得到短暫的安慰。而傍晚，大家都回來了。歌聲、笑聲、洗鍋洗碗聲、煎匙碰撞着鼎的聲音，就混合成一支自然的交响曲……

老張和「黑陣」是煮飯做菜的老手，洗衣熨服，縫補衣褲樣樣都精通。他們常說：

「像我們這樣的窮小鬼，非這樣不行；許多窮苦的中學生，大學生也都必須有這一套。……喂，你們聽過名音樂家——冼星海在法國學音樂的奮鬥史吧！虧他有這一套，否則，音樂就學不成了。呶，他還是留學生呢！……所以，你們應該學會這一套啊！哈……哈哈……」

我們感到慚愧。起初學洗衣服，爲了能洗得淨潔，經常擦破了衣服，因沒錢做新的，就補就縫，因而却學會了縫補破衣褲；「漿衣」，「過藍碇」時，更常把校服弄的藍一堆，白一塊。……

由於我的兩個不會煮飯炒菜，所以煮飯炒菜是施行「集體制」的；我們兩個切菜剝葱頭，洗米……然後由老張和「黑陣」輪流當「廚師」。後來，由於我們決心學會「烹調」，才開始實行「輪流制」。學煮飯的笑話就更多了，經常不是煮「三層飯」，就是煮成「爛米粥」；煎魚則時常不是「頭不熟，尾巴焦」，就是把一條魚煎得碎爛，辨不出原形；炒菜却常是「青黃不熟難下肚」……但經過老張和「黑陣」的耐心教導，慢慢地，對這一行摸熟了。如今，我們不但是個「洗衣匠」，「補破衣師」，同時，在「集餐會」上，同學們都同聲稱讚我們是個名符其實的「廚師」呢！

晚飯後，在嚴肅的學習、閱讀過後，我們經常引吭高歌，訴唱膠工的不幸生活，頌揚礦工的勇敢，堅強；歌頌美好的將來，光輝的理想；我們也時

常朗讀世界著名的文學作品，朗誦激動人心的優美詩章。而對於文學作品內容的理解，他們往往有更精闢的見解，尤其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研討，他們也往往能深入淺出地談出各自的見解，並且也比我們懂得更多更透徹，雖然，有時他們還要向我們請教一些生字的註解。

我們驚歎他們懂得這麼多，這麼透徹，他們却似乎異口同聲地笑着說：『這是從生活實踐當中得來的經驗，生活的本身就是一部內容充實的「百科全書」。你們說說看，是不是？』

有時，對於一個問題，我們有不盡相同的看法。於是展開了一場激烈却有原則的爭辯，這過程中，大家爭辯得面紅耳赤，但當問題獲得一個較接近真理的答案時，彼此的心，就因此更緊密地連繫在一起，融成了一片，友誼因此更鞏固了。

### (六)

爲了生活，爲了書費和學費，也爲了能更實際地深入到工人生活中去，我們常趁着假期，去當一名工場雜工，或工場的「紮鐵」工人。開學時，雖然我們的皮膚晒黑了，甚至脫皮，但是，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美好收穫——有了足夠的開學費用；多了一些朋友；把自己鍛鍊得更粗壯，堅強；腦子裡增添了無數的實際生活經驗，增廣了見識………

……

### (七)

如今，我們兩個來自蘆坡的學生就要畢業了。忍心離開「三年同床」的朋友而回蘆坡嗎？呵，不！我們要永遠在一起！

我們需要充實自己，提高認識。但升大學嗎？那是不可能實現的美麗理想呵；當教員嗎？而今「僧多粥少」；其他職業嗎？輪不到我們。所以，最終的出路仍然是走入工場，工廠，當名雜工，做個「店員」。而建築工場却是我們較熟悉的。——畢業，並不是失業呵！職業是不分貴賤的，而且當了建築工友，也並非「學非所用」，因爲有許多工友們，勞動兄弟，正渴望有人把文化的陽光滋潤他們那陰暗枯癟的心田呢！這也是爲社會服務，貢獻自己的一分熱，一分光，一分力量啊！況且，我們還能夠在他們那裏學得一些在書本裏無法獲得的知識

——「生活即是教育，社會即是學校」，這話是正確有意義的。  
——是不幸的遭遇，將我們擰過了星柔長堤；是光輝的理想，將我們年輕的心連繫在一起！



# 希達西致

(註一)

·詹燕·

千萬不要用低沉的聲調  
來彌補自己的創傷，  
而是要用你的筆來射擊。

——西達希

我找到了你的名字，  
在非洲的詩史上。  
我帶着滿腔的激情，  
誦讀你的詩篇。

不希冀供人玩賞的珠寶；  
也不騙取人們的病態情感。  
你的詩呵，是「佐沙」語的鋒芒，(註二)  
激動着非洲人民的血管。

你不願看到——  
同胞們的牛羊遠去，  
於是拿起了「武器」，(註三)  
向強盜們射擊！

當你拿起「武器」，  
你想起了陽光下的兄弟，  
當你拿起「武器」，  
母親土地的高昂的戰歌——  
由你唱起！  
由你唱起！………

註一：西達希是南非詩人，已逝。  
註二：西達希的大部份詩作都以佐沙族的語言寫成。

註三：「武器」是西達希的一篇詩作的題名。

# —梨鄉組詩—

## 笨珍泉成黃梨園訪問後

—江松—

### (一) 這日子終於來到

每天  
我們把頭提高  
頸項望酸  
這日子還沒來到

每天  
我們在心裏默唸數百遍：  
「我們要聽聽  
泉成園憤怒的聲音  
我們要看看  
你們高舉的戰旗  
緊握的拳頭  
我們要學學  
你們怎樣和惡勢力戰鬥  
我們還要向  
你們——  
堅強團結的泉成工友們  
致英雄的敬禮  
並伸出我們所有的手！」

現在  
我們的腳已親吻着  
苦難的黃梨園  
戰旗無數  
飄揚在大夥兒的眼前  
激動的心  
像要跳出腔膛  
和工友們戰鬥的心  
緊緊地連在一起

### (二) 財主都是吃人的豺狼！

財主都是吃人的豺狼  
他吸盡  
工友的血  
還要嚼喫工友的骨頭！

泉成的工友們  
已不能再忍受  
像火山般爆發  
財主嚇得向殼里縮進了頭

泉成的工友們啊  
是一塊不屈的鋼  
在財主的鐵錘下  
越打越強

### (三) 老工友的控訴

在大會上  
你以沉痛的心情  
激昂的聲音  
憤怒地告訴大家  
梨工心中的不平

「十多年來  
我們肯(口旁)着  
滲滿血淚的稀飯  
餓瘦了我們的身體  
養肥了頭家的肚腸  
「我們在烈日大雨中煎熬  
採得黃梨粒粒都辛苦  
他們在冷氣房裏  
嫌冷嫌熱還說不舒服

「生銹的鐵桶  
盛着浮油污的沼澤水  
小姐、太太們看了吐口痰  
我們却喝它十幾年  
「宿舍是  
黑暗的地獄  
沒有燈光  
沒有希望  
財主把光明搶走  
安置電燈嗎？哼！  
一百個要求  
一千個搖頭不許裝！」

「沒有替我們設備  
一個小小的十字箱  
更不要說醫院和藥房  
誰要生病自己倒霉  
從來不給醫藥費！」

### (四) 工人階級硬骨頭

一張張缺少營養的臉  
一雙雙紅腫的眼睛  
但你們不低頭  
你們是最硬  
最硬的骨頭！

脚步站得穩  
胸膛挺得直  
你們驕傲地說：  
「艱苦的生活  
削弱不了我們昂揚的斗志！」

你們堅持了八個月  
爲了不願頭顱永遠被壓在深水中  
爲了不願身體永遠被困在熱火裏  
你們還要高舉戰旗  
在以後斗争的日子裏

你們是新時代的火車頭  
我們跟在後面走  
向前跑呀加足油  
前進的道路絕不停留

(五) 堅持就是勝利·  
聯歡會上  
短髮姑娘引得好：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  
.....

都要互相關心  
互相愛護  
互相幫助！」

桌上放滿了  
從老遠帶來的禮物  
還飄揚着二面小錦旗：  
「堅持就是勝利」  
「團結、戰鬥」  
讓這兩句話  
永遠飛舞在我們火熱的心裏！

(六) 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  
緊緊的和你握手  
小伙子  
當我們再見時  
願幸福的花朵開在你臉上

小姑娘  
謝謝你  
我們一定會再來  
看最紅最大的蘿蔔  
長在你們自己的菜園裏

再見了  
親愛的伙伴們  
你們給我們上了一課  
你們的學生  
在以後多風多雨的日子裏  
要活學活用你們的  
戰鬥精神！



#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 文西·鴨都拉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三)

### — 棣夫 —

(本文接第十五期)

哈姆加是一位回教學者，同時也是一位著名小說家。

他誕生於一九〇八年，唸過小學，後來因為頑皮被開除，之後在父親及外祖父教養下長大。哈姆加的祖父是一位藝術愛好者，且喜唱歌吟詩，哈姆加經常跟隨他老人家，對於以後哈姆加的文學生涯有很大的影響。他於一九二四年在爪哇與當時的回教領袖學習，於一九二六年到麥加朝聖，並且進一步探研回教經典。返國後從事傳教活動，還主持回教刊物「社會指南」。……

哈姆加是一位善寫悲劇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深受埃及文學家曼法魯迪的影響。他的兩部著名小說「聖地教堂的庇護下」(Di-Bawah Lindongan Ka'abah)和「瓦特爾威克號的沉沒」

(Tenggelamnya Kapal Van Der Wijek)都是悲劇收場的。

「聖地教堂的庇護下」是敘述富家女查依娜與青年哈密的戀愛故事。哈密自小為查依娜的父親所收養，兩人自小青梅竹馬，但哈密自感於身份低賤，始終把愛情壓抑下來。後來查依娜的父親去世了，她母親要把她許配給別人。生性懦弱的哈密，竟強抑下自己的愛情，幫着查依娜的母親勸查依娜出嫁。

查依娜出嫁之後，哈密離開蘇島來到聖地麥加。後來，他得悉查依娜死了，臨死前還深深愛着他。哈密結果也傷心地離開人間。

哈姆加的筆調流暢而文字華美，但他的小說內容在今天來說社會意義不大。

除了上述兩部小說之外，他的著作尚有：「經理先生」(Tuan Direktur)，「烏迪女士」(Enchik Uteh)及「毀謗」(Kerana Fitnah)等，但都不及前者。

達丁慶一九〇七年誕生於生基希島的加隆岸，起初在鄉村小學唸書，後來轉到荷印學校。之後攻讀於師範學校。於一九三三年出來當教師。他曾當過幾間學校的校長，後來且曾在政府的文化機構擔任要職。

達丁慶的名字自從他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了他的詩集「思念」(Rindu Dendam)之後便開始嚮亮起來。他的詩充滿著對上帝的讚美與向往，充滿著詩人的激情與幻想。

在「作家的靈魂」一詩中他如是寫道：

啊，從束縛中將我釋放，  
讓我自由飛翔，  
越過高山，飛過沼澤，  
尋找那同情與相愛。  
我不願為形骸所束縛！

我願高飛在天空，  
憑眺那多姿多彩的生活，  
在無約束的宇宙里………  
不願被緊緊束縛，  
我要獨立，做藝術的奴隸，  
我只是遵從信條。  
藝術靈魂的信條。  
我要生活！靈魂的活動，  
我眼里放射光芒，  
不斷溶化  
成美麗的詞藻！—————思念集  
達丁慶在詩歌的革新方面有相當的貢獻，是新作家行列的著名詩人之一。

### (丙)新作家行列對印尼新文學發展的貢獻

「新作家行列」以新作家雜誌的出版為始，把許多作家團結在新作家行列里，以後便逐漸匯集成一股力量。在這股巨大力量的推動下印尼新文學運動又揭開了新的一頁。他們在二十年代行列新文學革新運動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了這種革新精神，把印尼的新文學運動推前了一步，完成了歷史交給他們的革新任務。

在創作的主題內容上，「新作家行列」的作品不再局限於買賣婚姻悲劇的題材里。他們已開始從社會中擷取更廣泛的題材。有些已經提出了婦女參加社會事業的問題，像達迪爾的「揚帆」，便生動地刻劃了一位積極參予社會活動的婦女的形象。有些作家却反映了當時印尼動盪社會里彷徨的一羣；阿爾明在他的桎梏里便深刻地反映了在人生道路上彷徨的一羣。

「新作家行列」的特出貢獻還是在詩歌方面，在詩歌的創作上，雖然「新作家行列」的新詩還未能完全擺脫舊詩的影響，無疑的他們在這個時期里大大地發揚了新詩，給後來的新詩發展予極大的影響。「新作家行列」的詩人主張詩歌要有獨立的精神而不必拘泥於舊韻文的形式。在這個時期里，漢沙、沙奴西與達丁慶都對印尼詩歌的發展，作了一定的貢獻，寫下了不少美麗的詩篇。「彩雲」，「浪子之歌」，「寂寞之歌」與「思念」等詩集便是這時期詩歌發展的結晶。

印尼語文在這個時期里也有了新的發展；這時作家們所用的語言已經不再是馬來語，而是與馬來語有別的印尼語了。

由於西方文化的長期影響，東西方文化的矛盾衝突也在這時期里反映出來，如「全盤歐化論」者達迪爾和以沙奴西為代表的「東方文化論」者之間的大爭辯大衝突。

(未完待續)



# 有關語言的基本認識

一雪鵬一

## 一、語言是人類社會的交際工具。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我們每日應用着語言，它是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不能想像沒有語言的社會。

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總是要建立起這樣或那樣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係，如果沒有語言，就難以有社會的協同勞動，生產關係難以建立，社會也就不成社會。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要交流思想，互相交際，而語言就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達到交流思想，互相交際的工具。

語言這一交際工具，除了在生產領域的範圍內和日常生活的範圍內發揮它的功用之外，它的活動範圍還包括了經濟關係的領域，政治的領域，文化的領域和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的領域。

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重要特點和標志之一，「民族是歷史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經濟生活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的人們的共同體。」必須同時具備這四個特徵才能成為一個民族，也就是說，如果不是使用着同一種語言，就不可能是一個民族。

語言是由人們的肺部呼出的空氣通過喉頭，口腔或鼻腔的語音所構成的，所以它是一個生理的現象，又由於具有聲音，它還是一個物理的現象，沒有聲音的語言是不存在的。

## 二、語言是從勞動當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

人們對於自己的語言能力，極其感到興趣，各民族使用着自己民族獨特的、而往往是有別於其他民族使用的語言，有着個別不同的，具有固定系統的語法和詞彙。人們的語言是怎樣產生的這個問題，曾經為人們提供了極其有興趣的思索材料。

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宗教為語言的產生提出了許多的各形各式的玄妙解答，可是不論這些「解答」看起來是那麼的五花八門，各不盡同，可是有一點基本上相同的却是認為人們的語言能力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是上帝，萬能的神，或者什麼絕對宇宙觀念所賦與的。

與此相反，科學的研究，特別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的研究，揭示了語言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生理條件，正確地闡明了語言如何產生的問題。

一位思想家指出，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底第

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必須說：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

人的祖先是猩猩的親族，是一種高度發展的人猿。我們的祖先並不是生來就會用腳站起來走路和用手勞動獲取各種食物的。「這一猿類開始擺脫用手在平地上行走的習慣，而漸漸地採用了直立的行走。這就是從猿轉變到人的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人學會直立起來之後，不但手腳發生了新變化，全身各部份都受到影響，頭顱更穩重的樹立在脊椎骨的上面，於是腦髓有了發展的條件，頭臘逐漸地加大加重。「同手底發展一起，人的頭腦也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這樣就產生了意識。」

與此同時，由於人的站起來，肺部解除了先前匍匐時背上給肺部的壓力，肺部已可能自由呼氣吸氣，而且由於軀體和頭的挺直，口腔開始漸漸地曲折，近乎和氣管成直角，於是造成了發音時慢慢呼氣的非常有利條件。

這樣，原始人就具備了說話的必要條件了。

原始人的勞動，依靠一羣人的力量獲取必要的生活資料和抵抗自然界的猛獸。在共同的勞動中常要互相幫助和共同合作。這樣，人們有必要相互用聲音來傳達自己的感覺和意向，以傳達最簡單的意思使自己在共同勞動中的努力獲得同意。於是經過了幾十萬年的勞動鍛鍊，人的咀巴、舌頭、喉嚨和牙齒逐漸能夠發出清晰的聲音來。

經過長久的累積和改進，人的語言就建立了起來，其實「語言是從勞動當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而且，與動物相比的結果，證明了語言是在勞動過程中產生的這一說法是解釋語言產生的唯一正確說法。

「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的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進步的力量之一。」

## 三、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

語言和思維是非常密切地聯繫着的，語言是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績。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它用詞和句記載下來，固定下來，以詞和句子的形式來表達思維，這樣就使得人類社會中的思想交流成為可能，沒有語言的思維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人說，他有事物的概念，却沒有語言足以表達，或者說，語言並未足以表達其內心的思想

，所有這些說法都是荒謬的。

通過語言，人們能夠創造科學的概念，范疇，表達科學的規律以及它們的聯繫和制約，不單只可以了解事物的現象和本質，並且能夠預見當時間、地點與條件轉移時所引起的質的改變和不同的關係，人們不單只可以談論過去和現在，並且可以談到將來，以及許多假設的東西。

語言對人及其思維的發展起過巨大的作用，人的認識不同於動物生理活動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在於人有語言·思維的發展是和語言的發展分不開的，沒有了語言，人類的思想就不可能存在，更不要說發展了。

## 四、語言沒有階級性，它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

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的，語言是人們在社會勞動中，社會活動中作為交際、交流思想的工具而產生的，所以由語言產生和存在的第一天開始就是人們的社會聯繫的手段，因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語言不是作為個人或私人擁有而與旁人毫無關係的東西；相反地，由於它是社會活動的產物，所以它是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的。

自從生產資料私有制開始以來，人類的社會從來就是階級社會。社會劃分了階級，一邊是擁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一邊是沒有生產資料，一無所有的被剝削階級。不論是奴隸主和奴隸，封建地主和農奴，現代資產者和無產者都是一樣是對抗的階級。由於社會的經濟基礎使然，社會的上層建築，即政治、文化、藝術、法律等都深深地銘刻上了階級的烙印。

語言不是上層建築，它和上層建築不同，上層建築和生產的聯繫是間接的，是經過經濟基礎的中介的，而語言和生產有直接的聯繩，而且和人的一切其他活動也有直接的聯繩。

因此，語言按其本質來說，是沒有階級性的，它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作為交際的工具，而和人們的不同社會階級地位無關。

在一個單元民族的階級社會中，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都是共同使用着一種語言，不能想像它們使用互不相通而基本上迥然兩樣的語言，如果是這樣，那麼社會生產不能進行，生產關係不能建立，社會根本也就不存在。

可是在階級社會里，各個階級却遠不是對語言漠不關心的，它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為自己本階級

的利益服務，把自己的特殊詞彙，特殊用語和表現方法強加到語言中間去，這就是為什麼有「公眾人士」與「人民羣衆」，「叛亂」與「革命」等等詞彙用語的差異的原因了。

當人們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時，這並不是意味着事實上他們並不是使用相同的語言，而是指他們的立場觀點迥異，思想意識毫無共同之處。由於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因此不同的思想通過語言表達出來時，當然也就相去十萬八千里了。

## 五、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發展，一點一滴的豐富起來的。

和世界上其他的事物一樣，語言也是一種發展着的現象。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比以前所使用的豐富得多，精密得多。可以斷言，隨着時代的進展，人們使用的語言也就越來越豐富和多姿多彩。

語言雖也是一種發展着的現象，可是它的發展却不同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發展，不是通過飛躍和突斷劇變的方式而引起質的變化的。

語言有着自己本身獨特的發展規律，即，它「不是用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擴大和改進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並且語言從一種質過渡到另一種質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一下子消滅舊的和建立新的那種方法，而是經過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累積，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

語言有極大程度的相對穩定性，可是隨着社會的或劇或緩的進展，文化科學事業的進步，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記錄了這些變化，這一點表現在詞彙上尤其顯著。

隨着封建制度在全球範圍內的逐漸崩潰以致消滅，與此有關的詞彙，如「君臣」，「納貢」，「朕」等詞彙就會漸漸退出基本詞彙的行列，以致完全被人遺忘，不再使用。反之，新的社會制度出現了之後，社會生活有了新的內容，它表現在詞彙上的變化則是新詞新字的不斷湧現，從而大大地豐富了語言，如「集體農場」，「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這些新詞新語，也就是新質的要素，逐漸在生活中佔據重要的地位，最終成為語言中的詞彙，即基本要素。

語言中包括詞彙和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律，即語法。語言的語法結構比語言的基本詞彙的變化來得更慢，它可以很長久地保存下去，因為

這個基礎能夠在許多時代中都可以很好地為社會服務。

## 六，語言是從多元走向單元，從不統一走向統一。

目前在地球上被人們使用的語言多達三千種，有些勢力龐大，擁有億萬以上的使用者，如漢語、英語等，也有一些只有三數百人使用而已。

長久以來，人們經常夢想只使用一種語言的社會出現，在那個時候，人們可以通行無阻，無論去到什麼地方，都不致於發生語言的隔閡，省却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對於戰爭的發生，有些人錯誤地認為是由於語言不通而造成誤解所致，如果只使用一種語言，自然就不會造成誤解，戰爭也可以避免了。例如巴哈夷教就是這麼主張的，他們主張全世界只使用一種語言。當然，以語言不通來解釋戰爭的產生是極端不正確乃至於反動的，戰爭從來就是剝削階級力圖奴役人類，爭奪海外市場而發動的。

也有一些人為了只使用一種語言的世界的早日到來，竟花了畢生的精力去創作一種嶄新的語言，希望通過人們廣泛的學習，來代替各民族本身的語言，全世界人類都使用這種世界語，國際語。波蘭人柴蒙霍夫就是這樣從事過努力的。可是他所創的「世界語」畢竟只是西歐語系的湊湊，對於其他民族簡直就是莫明其妙的東西，雖然會有很多人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也儘量作了推廣，可是這些國際語，世界語也只能在一定的窄小範圍里流傳而已，一點也不普遍，更不必說可以取代各民族的母語而成爲全世界通行的唯一語言了。

可是，是否有可能在全世界範圍內只使用一種語言呢？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只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後一個階段，當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充分鞏固，社會主義已深入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經在實踐中深信共同語言優於民族語言的時候，民族差別才會開始消亡，一種共同語言才會代替各種不同的民族語言。這種共同的語言，既不是德語、也不會是漢語、俄語或英語，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語言的精華的新語言。

## 七，語言壓迫是階級壓迫的形式之一。

語言壓迫，即限制其他民族語言的自由使用，歸根到底是階級壓迫的形式之一。語言壓迫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用以達到分裂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的親密感情，用以達到分而治之，製造民族間的隔膜、仇恨、以延長其統治的險惡目的而服務的。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外來統治勢力總是將其本身的語言文化強加於被統治民族頭上，灌輸崇拜外，媚外的奴化思想，與此同時，殖民主義者還千方百計限制被統治民族語言的發展，妄圖扼殺被統治民族的語言，妄想長期統治他們乃至於同化他們。歷史上這類的例子不少，可是帝國主義者却往往心窮力拙，在人民解放運動面前總是節節敗退，它的陰險企圖總是不能得逞。

在半殖民地國家裏，外來統治者雖然可能在表

面上退出政治舞台，可是由於掌握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對於這些國家的政治還是享有極大的發言權乃致於控制權，爲了鞏固其經濟利益，他們當然就會千方百計想把歷史前進的車輪卡住，於是就在各民族人間散播不和的種子，轉移人民鬥爭的視線，在這當兒，提出語言特權等反動口號就是要達到這個極其陰險的目的。

我們認爲，民族不論大小，都應享有平等的地位，都應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各個範圍內自由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語言而不受克制。

各個國家里所有的民族語言都應該一視同仁，地位同等，無分厚薄。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善於掌握原則，以爲語言平等就是民族平等，以爲語言鬥爭是整個鬥爭的主要環節，就會把整個人民鬥爭的方向轉移，落到狹隘的種族主義，民族沙文主義的泥坑中去，忘却了鬥爭等是爲了民族解放，真正的統一與獨立，人民民主；而把人民鬥爭運動帶到錯誤的道路上去，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我們上面說過，語言中包括詞彙和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律，即語法，都有極大的相對穩定性，由於這個特點語言對強迫同化有着極大的抗拒能力。

## 八，文字是人類在有了語言之後的另一偉大的創造。

在論述語言的同時而不談到文字應該是一個嚴重的忽略，語言是以聲音來表達，是人類最基本的交際工具，而文字則是爲了記錄語言，擴大語言的作用的符號系統，是語言的書面形式，因此它可以稱爲書面的語言。

簡而言之，語言是基本的，文字是輔助的交際工具。

語言和文字同是社會現象，可是文字的歷史却遠比語言的歷史爲短，語言是人類社會所有歷史時期中存在的現象，而文字則是人們感到有記錄語言以擴大其作用的必要時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符號系統，直至今日，還有一些民族語言是沒有文字的，也有一些目前正在進行編造他們自己民族語言的文字的工作。

語言和文字一樣是社會交際的工具，因此文字也和語言一樣，是沒有階級性的，它爲全體社會成員服務。不過文字的發展規律除了以新質要素的不斷累積和舊質要素的逐漸消亡來體現之外，它還可能有另一種情形，也就是突然的劇變形式，舊的文字系統可以新的不同的文字系統來取代，仍然不影響它作爲社會交際工具的功用，如以拉丁字母書寫的馬來語文字代替的阿拉伯字母書字的馬來語文字就是一例。這種替換只是符號的替換，並不傷害到它的口頭形態的本質。

語言應用的範圍比文字的應用範圍來得更廣闊和更深入，應用的範圍包括人類的一切活動在內，可以說是無邊無際的，文字的發展往往落後於語言的發展，由於文字是有聲語言的記錄。文字所表現的內容是語言，而語言借以表達的書面形式是文字，由於這個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決定了文字的發展必然落後於語言的發展。

我們在上面說過，「語言是從勞動當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這個句子簡明而又精確地闡明了語言的產生，可是文字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我們認為，文字是由圖畫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的符號系統，它脫胎於圖畫，然後逐漸簡單化，而成為文字的系統，表達語言中的每一個詞，這就使它和圖畫區別開來，文字朝着表音的方向發展，

而圖畫則朝着繪畫的藝術方向發展。

文字不是從人類社會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有的，「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現了印刷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

# 你的臉綻出了春風 ◇熾膺◇

——喜聞越南射擊選手在亞運會上取得第一面金牌——

冬意雖濃

你的臉綻出春風  
洞裏湖畔的廣場上  
你像長山每一個傲視碧空的英雄

最最美麗的向陽花  
在你胸前笑出淚水  
光榮呵！  
屬於永不屈服的英雄民族

金牌在你懷裏  
更顯得光芒萬丈  
因為你呵  
是英雄國家的英雄

『我是代表越南人民來的

我要表現三千萬人民

最堅決的抗敵精神……』  
——聽你的豪言吧

『我們懷着對帝國主義的刻骨仇恨  
每個槍靶都當成一個空中強盜  
一定要把它打下來……』  
——千百萬人民歡呼你的壯語

冬意雖濃

你的臉綻出春風  
祝福你呀——  
反侵略疆場上練出來的神槍手  
人民祖國培養出來的射手

## 「誤」與「悟」

·小傳·

翻開報章的國際版，幾乎每天都有「誤炸」的新聞、每一回「誤炸」，總要「誤」掉少則十條八條，多則一百幾十條人命。

事情出於「誤」，本來極平常；把朋友當作野豬打，誤了生命的，常有所聞，何況是兵慌機亂，又是在極難辨別攻擊目標的一萬八千呎的高空，難保無誤。然而，不平常的是出在第一流飛機，第一流飛機師的手上，而且「誤」的次數多了，旁觀者漸漸的也就「悟」了。

技巧大約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人家的飛機師，據說要化上好幾萬美金，以第一流的訓練方法，嚴格地訓練出來的；飛機當然更加不會出岔子，毛病也許是出在「精神」上。戰場到底不比訓練場，真鎗實彈，縱然是第一流的什麼機，飛上去，然而，打的却是「名不正，言不順」的仗，精神沒有武裝，而且大約也還不會忘記還有個什麼大哺乳的勞軍節目，於是一個算了，閉起眼睛扔下幾顆，只求有數可報，保命要緊。假若不幸下面是「自己人」的村莊，那也不要緊，「誤炸」的文告不難寫，有人信。「認真」的追究，也不過做做樣子；大約也不致於不能下台，因為理由有一大籮，屢試不爽的一

個就是送一頂「帽子」給「誤」了的村莊，大事就小事，小事就化無事了。

用火逼遷，早有所聞，用炸彈逼遷，却是近年來才有的事。首先是「奉勸」，接着是「警告」，再不遷，就是炸；，炸到你扁，炸到你爛，夷為平地而後已！不遷也得遷了。罪過是要掩飾的，於是，美其名曰：「誤炸」。方法一點也不新鮮；曹操殺楊修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曹操事後掉了鱸魚淚，而心中有着上帝的「央基」當然也要掉鱸魚淚：勸慰的勸慰，抬屍的抬屍，一番遷散、安頓的忙碌工作，天上轉隆隆的，不知是「救星」抑或「征服」的吼聲。這樣，既能加重「誤」的氣氛，叫人也真以為「誤」得確實，又能表現「友邦的愛」、人類的「惻隱」之心……等等。

現在可以用幾顆東西來「誤誤」善良的村民，有例在先，將來何嘗不可用原子彈、氫氣彈去「誤誤」別的國家。這種試驗大約也開始了，然而，目標却還限於邊境，武器却還限於飛機、炸彈……。

真「誤」有時大約也會有的，那就是「誤」到自己身上來的時候。——活該！

貓

頭

鷹

(日本)竹本賢三著・飛鴻譯

周圍的海上起了一陣騷動，好像出了什麼大事。在周圍，日本漁船和印着朝鮮名字的船隻混雜在一起，共有兩百多艘。有的在捕魚，有的却裝着在捕魚。雖然這本來已很夠熱鬧了，但由于南朝鮮和日本監視船的到來，在漁船之間穿來插去，才引起了這陣騷動。有的船竟偷偷地跑了。我所乘的那艘鷹洋號，船長也正在動腦筋，考慮對策。

鷹洋號，聽起來好像是艘一兩千噸的遠洋貨船，其實它是不到八噸的小船。在這艘老爺船上有阿久津船長（叫他師父嗎？這叫法太古老，還是不叫好了），他可算是我的遠親，還有一個機器匠玄次（不知他姓什麼的），連我才三人。我，小川留吉，二十三歲，是長崎拖網船隊第二十五號運輸船——共榮號的船員。這回，共榮號開進了船塢正等候下回出海，在這段假期里，因為阿久津伯的雇請，我才到鷹洋號上來幫一陣子。外表上，鷹洋號是艘漁船，但它經營的是把私貨從日本運到釜山或濟州島。就算是來到了這現在叫做共同規制水域的地方，也沒有任何出漁許可証和標誌盤之類的東西，實際上它是一條黑船。現在我們大概到了農林二三二漁區一帶吧？總之，近來被叫做共同水域的地方是指這一帶。在這附近，日本船和朝鮮船隻混雜在一起，這正是鷹洋號的好機會。因為這一來，就不必辛苦冒著風險把私貨送到什麼釜山、馬山去。由於雙方的船隻能在大海上自由交貨，做麻藥買賣的傢伙真高興死了，即使風浪稍微兇了一點也得要忍受。不！風浪大可說更方便做事。雖然這樣，但又那會想到是在這個洶湧的海上呢？

監視船來了。溜呢還是不溜呢？阿久津伯正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對方來接貨的船出現了，他拿定了主意，急急忙忙，搖搖晃晃地把船靠上那艘船，開始交貨。

對方朝鮮船上的人喊了些什麼，好像是日本話，但我聽不清。一個金剛樣的大漢從朝鮮船的操舵室里走了出來。那漢子又不知說了些什麼，阿久津馬上就答了過去，因為浪太大，那艘印着朝鮮名的船剛要駛上就給分開了。那金剛樣的大漢大概是對方的船長吧，不論對初次見面的我還是對後來才爬上甲板的阿玄（玄次），都露出一副笑臉，但那個和我同年紀，頸被晒得像黑炭一般的青年却恰恰相反，拉着我們拋過去的繩子，擺着一副生氣的硬表情。那金剛樣的，不，太麻煩了，叫他金剛好了。金剛跳上我們的船和阿久津伯依依呀呀地寒暄了一陣，還摩登地握了個手，然後兩人就鑽進了鷹洋號的魚倉。魚倉里藏了訴多照相菲林，還包裝得挺結實。我上船時魚倉中只有菲林而已，在途中已一點一點地換成了各種各樣的東西。

阿久津和金剛才走下去不久，那個好像生氣的青年突然用朝鮮話對我們大叫大嚷，向着青年指的方向望去，約二百米外有一艘在波浪中搖搖晃晃的小漁船，不知是日本的還是朝鮮的；已被監視船逮住，正遭受檢查。阿玄馬上報告在魚倉里的兩個人。我的船長一面說着，「這可不好，不好。」一面和金剛一先一后地爬上甲板來。阿久津伯不等金剛跳回自己的船就叫阿玄下去機器室，自己也趕緊跳進了操舵室。但是倒霉起來就是倒霉，正當兩條船剛剛古隆古隆地開動了引擎，另一條約五十噸的灰色朝鮮船正從我們沒注意的地方加足馬力飛馳過來，不知不覺地已經靠近了我們。

「這是『大韓民國』的監視船，請那條船停下來，我們要檢查。」

海面上傳來了麥克風的聲音，用日本話重覆警告了兩遍。「那條船」是指鷹洋號呢還是金剛的船呢？不，說不定兩條都是。鷹洋號把船頭擺左又擺右，劃了一個大圓圈，改變了方向，水從船邊撲上來。先前的灰傢伙响着警笛，划破海浪使勁地算過來。「媽的蛋！媽的！」隔着操舵室的玻璃窗還可以聽得見阿久津伯的罵聲。當對方的船靠好時我才發覺它因為塗上了灰漆所以才像隻軍艦，其實只不過是條木船。我想它該是釜山的稅關吧？對方用朝鮮話說了些什麼，但我們半句也聽不懂，回答不了。這回他們就改用日本話說了，這我也聽不大清楚。大概是說：「叫你們停，為什麼你們不停？」吧。兩艘船的甲板搖搖擺擺，要駛起來可不容易。拖拖拉拉地花上了許多時間，兩個拿短槍的傢伙才跳進鷹洋號。阿久津什麼也沒說，只是一味發着脾氣。我想到物品要被沒收，連船帶人被押到釜山或濟州島去。再想到我是接受了雇請才登上這條倒運的船，后悔也來不及。現在只有硬着頭皮頂下去。浪打在船身上，發出了巨响，船擺得又厲害，十分狠狹，真令人冒火。但是，奇怪的事來了。

看完小船上的每個角落以後，那兩個傢伙大概怕我們聽到他們在說什麼，就用朝鮮話談了起來，

他們並沒有仔細檢察，只從上面望進魚倉，冷冷地笑了笑，好像在說：「哼！好傢伙！」接着又是一陣幾里咕嚕的朝鮮話。就這樣，他們回到自己的船上去。上船時，其中一個還對着我們奸奸地笑了一笑。剛好在這時，船身劇烈地搖了幾搖，那傢伙差點兒掉進海里去，那班傢伙總算什麼也沒幹就走了。

金剛的船怎麼啦？一看，還是要受到檢查。可是老兄，金剛的船不也是平安無事嗎？奇怪！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是稅關，決沒有放過走私船的道理。就算不是稅關，也決不會看到這樣多私貨也假裝看不見的。真不知道在搞什麼鬼！「會不會是殺人案」。一說出口，阿久津伯和阿玄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而已。阿久津船長把烟頭向海里一丟，罵道，「該死！」在很久以前，鷹洋號曾被監視船抓着押到釜山去。阿久津伯就對南朝鮮艇起了反感，簡直恨之入骨，他說「該死」這句話，一半可能是因為生氣，一半可能是因貨物都還平安無事，鬆了口氣。這時，我心里忽然一亮：昨晚那拖網船的船員所講的說不定就是這件事。

好了，總算了事，該回去了。於是和金剛的船左右分手后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走了。說急嗎，也因為浪太大，只踏一半油。在波浪中搖了一小時，雖是如此，我們還是往前直走。肚子餓了，我就捏了幾個飯團，自己先吃了，然後又拿兩個大大的飯團到操舵和機器室去，給阿久津伯和阿玄一人一個。我走下機器室時，船剛好停了。阿玄塞了滿滿一咀的飯團跑上了甲板，這里是共同規制水域還是它的邊界呢？不管那里都好，總之不是日本的領海，浪比剛才小了，船長咬着飯團，向着海上東張西望。他和阿玄什麼也沒對我說，好像在等什麼似的。五分鐘，十分鐘過去了。問他們等什麼他們又不說，只是沉默地看着大海。因為船被沖了回頭，于是又向前開了一段路程後才停下來。這樣等了約三十分鐘，真有不耐煩了。這時船長喃喃地說了聲：「來了」。

遠處，一條運魚船樣子的小船冲過波浪向我們駛了過來。它的引擎簡直不平常，跑得特別快。它「波——」地一聲響了起來，我們的船也响了應回去。那傢伙變得越來越大，看去雖有三十噸左右，其實也和鷹洋號一樣是條木造的小船兒，在那老舊的船板上塗着一層又一層的漆，在上面用大個大個的朝鮮字寫着船的名字。這，我當然是看不懂啦。可是你猜怎樣？在那艘朝鮮運輸船的船尾，站着一條大漢。啊！他不是剛才那個拿了菲林才分手不久的金剛嗎？

金剛和方才一樣，不等船駛好就跳到鷹洋號的甲板上。又和剛才一樣，同阿久津秘密地談了些什麼。不一會兩個人都鑽進操舵室去。大概過了十分鐘，金剛走出來，向着運魚船用朝鮮話喊了起來。

馬上有人用朝鮮話快快地答了話。我却完全聽不懂。這時你猜怎樣？正當對方用朝鮮話答話時，一個年青漢子已上了鷹洋號。他到底不像坐慣船的人，船搖得又厲害，他脚步又慢，一下跳不過來，很費事，顯然是外行。

那漢子過來後，運魚船的青年一聲不响地把大約六十厘米長的大鯛丟過鷹洋號的甲板上來，接着又一條，粘在魚上的碎冰散開了，發出像石頭相碰的聲音。那個上了船的漢子不知躲到那里去，看不見了。金剛微微一笑，正要抱起大鯛交給阿久津，這時，剛才的那個漢子從操舵室的陰影下慢慢地伸出頭來，瞧了我們一眼又躲了起來。到那兒去了呢？過去一看，只見他一個人正敏捷地走下船員室。

運魚船和鷹洋號像剛才一樣，一東一西分了手，這時，遠遠還看得見剛才那艘南朝鮮監視船正在全速前進。「討厭！整天找麻煩！」阿久津生氣地罵了一聲就進去操舵室。鷹洋號又以半速繼續前進了。

我猜到了。我的船長受人之託把貨交給先前那條走私船上的金剛後，在回來時，又受託在空船上多載一個人。船長是不是拿了錢我可不知道，總之，他已答應載人，而且還約好在這里等候。但船長什麼也不會說。

波浪平靜了許多，強烈的夕陽照了過來。在那明朗而又刺眼的天空中，有兩隻不知是什麼鳥，大概是雁吧，靜靜地飛過去。坐在船倉的蓋上，望着飛鳥，我想起了剛才那個漢子，就到船員室里去看，吱吱卡卡地下了梯子，那客人突然說話了：

「請給我一點水」。

是日本話，他懂得我們的話，我鬆了口氣。雖然把「水」說成「咀」，但總算是日本話了，這下子可好了。我把冷開水倒進碗里遞給他。客人津津有味地一口吞了下去，頭也不回地仰着就躺下去，頭撞到了板壁。但可能是生了氣，便裝着沒事一般，右腕枕着頭，左手按在小肚上就閉上了眼。當他撞着板壁時，我發覺他的頭髮腳刮得青青地，剪得很短。到底是幹那一行買賣的？船搖得更使人難受，引擎的響聲使他的身微微擅抖，額頭一直流汗，但是他還是忍住了，而身體却像一條毛蟲一樣左右蠕動。口閉起來成了個「Λ」形，下巴也正在用力。雖然他有些地方像知識份子，但手腕和胸膛，不知是叫大骨型還是叫粗硬型，是一付強壯的體格。雖比不上剛才那個金剛，但也可說得上是一付運動健將的體格。我這麼說一點也不過份，他雖然懂日本話，但像這樣子，閉上眼睛直挺挺的躺着，像條釣上來的魚在喘着氣，要跟他聊天根本不可能。

「上甲板去怎樣？像你這樣子，吹吹風會爽快一點的」。話終於說出口了，但是沒有反應。「這傢伙，隨你便吧！」我口里雖沒有罵出來，却冒了火要爬上梯子。客人的鞋子整齊地排在梯子下面，

我剛才是被那雙鞋子絆了一下的。注意一看，啊！這不是普通的鞋，是兵士穿的長靴，大概是人家叫做縛帶鞋吧。再回頭一看，短頭髮也好，襪子也好，還有褲帶也好，都實在像個兵。客人剛才雖然把頭撞到板壁，但頭上不只有刮得青青的短頭髮，還大概因為常戴軍帽，額頭以上有點白晰，額頭以下就明顯地晒得很黑。不錯，果然是個兵。先前，監視船的那些混蛋為什麼這樣匆忙，我現在明白了。原來，昨晚從拖網船的人那里聽到的，就是這回事啦。他一定是集體逃走的一個，不會錯。把這件事和對方聊呢還是找船長或阿玄談呢？我不知怎樣才好，爬上甲板，潮風如刺。

但是到底我還是忍不住，再從梯子空隙望進船員室，我們的眼光互相碰了一下。

那漢子趕快翻過頭去，又斜斜地看了過來。小小的瞳孔閃了一閃，好可怕的眼神！那漢子，不是客人，在陰暗中靜靜地抱着膝蹲着，好像在說，「別管我！」可是沒說出口，接着又背向着我躺了下去。

當時浪打在船身，發出的巨响現在還留在耳里。兩人在沉默中過了一些時候。我突然靈機一動，拿出一瓶一升庄的燒酒，擺在躺着的漢子的面前。然後滿滿地倒了一碗送到他的眼前，這可說是我的好主意吧？這麼一來，那漢子慢慢地坐了起來，用細細的眼睛盯着我，終於也打開了笑臉。這並不是因為他很好酒，而是因為他了解了我的心意。于是，他兩手接過茶碗，小聲地說了聲：「不客氣了，哦！」就甜甜地用口呷了呷。可是一當我把眼光移到窗外，在這一小段時間里，客人就咕嚕咕嚕地喝了起来，好像在咬着碗邊。碗里裝着的醃蘿蔔也給他咬得喳喳作響。因為船搖和長時間的拘束，他伸了個懶腰，空着肚子，酒一下肚，馬上就生効。幸虧我把酒拿了出來！客人開朗了許多，站起來從窗口望出海面，一面用挺漂亮的日本話問了些問題，像「這是漁船？」「你是漁夫嗎？」等等。我也和他一起喝着，喝了酒話就多了起來。

「你是兵？」話終於溜了出來。

他挺了挺身子，說道：「啊——這個，你怎麼，……」他又斜視我了。和先前一樣，他又像死了一樣地靜了下來。我的話却像潮水一樣洶湧出來。

「怎麼會知道？是昨晚才聽到的，是那個出海四十天才從黃海回港的拖網船的船員在昨晚碰到我時對我說的。他說，他們的那艘船在黃海遇着大風浪，趕緊到朝鮮西南端的小黑山島的後面避風浪，但島上的無線電設備不夠，不能很好地報告暫時停泊的情況。風浪在緊時，島上的監視船就來了，說要辦理暫時停泊的手續。在那里，他和船長等乘了一條小船到島上去跑了一趟，島上正亂成一團，好像是出了什麼大事。」

「後來呢？」

「船長一打聽，原來不知道是從馬山或是釜山有三十個土兵集體開小差。他們要被調到越南，聽說在這決定傳出之後，他們馬上就集體逃走了，但這還沒有完呢！」

「還有呢？」

「在這三十個逃兵當中，聽說有幾個到日本來了。」

「後來呢？」

「不知道了，我聽到的只是這些。我一看到你的靴子，馬上就猜中了。」

客人橫着眼看看梯子下的靴子。

「昨晚我聽到拖網船船員這麼說時，我真的嚇了一跳。」

「…………」

「可是老兄，你真夠胆量，幹得出色，佩服佩服！」

「…………」

「老兄，你到過日本？」

「沒有，為什麼？」

「因為你的日本話太好了。」

他說的日本話很漂亮，幾乎接近標準話。我的千葉土音和櫛木土音根本比不上。

「雖然沒到過日本，可是被迫學過日語。」

「軍隊里為什麼要學日本語？總不會是為了逃走吧？」

「我也不知學了有什麼用。」兵士更開朗了。

「是青龍？猛虎？」（譯者註：青龍，猛虎是南朝鮮傀儡政權的部隊。）

「你知道的東西可少少呀！但是，現在那種混合部隊已不夠應付了，正一大隊一大隊地運走。」

「老兄，你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樣問也許不大好吧？」

「釜山·釜山西南陸軍兵器學校。」

「是我多咀也說不定，你的目的地是……」

「這醃蘿蔔夠鹹，很好吃。」兵士把話岔開了。

「你知道醃蘿蔔？」

「在釜山看過日本電視。」

「到底是老兄幹得出色，偉大。」

「不這樣做也沒別的路可走了，這可說是背水之陣吧？」

他把背水之陣的「陣」說成了「稱」。

「老兄，別客氣，再喝吧！」

「不，喝不下了。」

雖是口里說着喝不下，喝不下，但還是一點地呷着酒。

「跑去日本的逃兵，你並不是第一個。這事發生過好多回了，他們也跟你一樣，知道要被調到越南去，就駛着一條五噸左右的小摩多船單槍匹馬逃出來，也有人逃到對馬的巖原來。在決定派兵越

南以後，聽說逃兵突然多了起來。是嗎？」

「開始派兵去越南以來，逃兵的確增多了，正確的數目我雖然不清楚，這一年里逃兵也有幾萬人吧？」

「這麼多！他們後來怎樣了？」

「不知道。大多數不是下落不明，就是這樣。」

「可是你老兄，幹得可真好呀！」

「…………」

我好像囉嗦了起來，他酒氣上升，有點想睡了。

「可能是我多口，上陸後千萬要小心才好。我所以這樣講是因為以前在九州港發生過慘事。在一艘小運輸船的船倉里，藏着三個從濟州島來的。船到了港，可是白天太惹人注意，就靜靜躲在倉里等天黑好上岸。可是老兄，不知是在印度還是那里，霍亂正在流行，外國船就把霍亂帶進來了。縣衛生部的防疫官就將靠港的船隻全部消毒。那還不是用DDT之類的東西哩，只是用昇汞水。他又不知道一家三口正躲在船倉里等待天黑，連船倉也不看一下就噴了昇汞水，然後又把船倉的蓋照原樣子蓋好，就上了第二條船。第二天早上，在船倉發現父母孩子三人已縮在角落里死去了。完全不明身分草收拾了了事。聽到就難過，還是小心點的好。」

「知道了，謝謝。」

船又搖，又喝了很多酒。客人，就是那兵士，可能是不舒服，也可能是完全醉倒了，一面說着「謝謝」，一面就躺了下去。這回沒碰到板壁，靜靜地躺下去，但他並沒有睡着，不時張開眼睛好像在想什麼。

我正在想像那天早上，在坐上載滿鯛魚的運輸

船之前，他的遭遇又是怎樣的呢？我也躺下去，睡着了。不知過了多久，在甲板上的阿久津伯和阿玄的爭吵聲把我吵醒了。

引擎停了，船不搖了。窗外的海上是黑茫茫一片，那兵士頭靠着板壁，抱着雙膝在黑暗中靜靜地坐着。阿玄正在發着船長的脾氣。叫嚷着，「為什麼把這麼多的錢…………。」並且還說了些什麼，說得太快，我聽不大清楚，但從前後的對話中猜測，可能是在我睡覺的時候，阿久津船長說那兵士可能需要日本錢，不知在船員室還是在甲板上把厚厚的一疊鈔票塞給那兵士，兵士不肯拿。「唉，不要這樣啦！」船長是不是有這麼說我就不知道啦。總之，兵士最后是拿了那疊鈔票。大概因為錢相當多，和阿玄所得的一比，阿玄就不高興了。大概是這麼一回事吧，船長和阿玄的爭吵聲給那兵士聽見了，他露出不愉快的樣子，但却不知怎樣才好。

走出甲板一看，錨已經拋下，陸地也出現在眼前。零零星星的有一些釣尤魚的燈光，在五噸船用的燈光下，阿久津伯兩手交叉插在胸前，面對阿玄盤坐着。自己刺在左手上的「阿」字右邊的「可」字向右垂下，可以看得很清楚，阿玄還是賭着氣。我突然把頭轉向陸地，原來從漆黑的遠山上，傳來了一陣貓頭鷹的叫聲。

同樣的聲音重覆又重覆，停了一停，又繼續叫了。雖然很小聲，但還聽得清楚，使人感到日本的陸地就在眼前了。那兵士不知有沒有聽見貓頭鷹的叫聲，我走去一看，在黑暗中，他還是一動不動地抱着雙膝蹲在那里。

（本文譯自日本「民主文學」1966年11月號。作者竹本賢三，1910年生，從戰前起就參加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和民主主義運動。——譯者）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體來說可以叫做「團結——批評——團結」。它的意思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人民內部的矛盾，從其本質上來說，是非對抗性的矛盾，是完全可以說服與以批評的方式而得到解決的，敵我之間的矛盾却是對抗性的矛盾，惟有通過你死我活的劇烈鬥爭才能得到解決。

「懲」是受警諭，「毖」是謹慎，懲前毖後就是受懲于前，謹慎于後，可以不再發生同樣或類似錯誤。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進步的原動力，必須善于掌握這個武器來肅清一切不正確的思想，糾正一切不符合羣衆利益的工作作風。

我們在反對各種各樣的錯誤工作作風時，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

## 懲前毖後

— 雲鵬 —

# 走上生活的戰場

莊漢

失業以來，我一直都因挨餓而掙扎着。這並不意味着三個月來我都無工可做，只因找到的都不能長久，三兩天後又要失業了；三兩天後我又有工作了。我是經得起生活煎熬的，但却變得太快了，由一個天真活潑的小伙子，在短短半年的工廠生活的時日里，居然被生活迫得老大了許多。思考起來，這也是一件好事。與其說被階級仇恨害了我不如說階級仇恨教育了我。

九個月前我是這樣到一間機器工廠當學徒的。

那時候我剛讀完高中三。因一向自己的物理與數學都有好成績，對機械一門也很感興趣，於是徵得二哥同意後，決定到工藝學院去。那時我是忠於自己的興趣，一心一意為自己的興趣找出路的。很幸運地，幾星期後，我終於在某工藝學院報得了名，入學就讀。

我並沒想到二哥會因我而加重了負擔，更不知道他會因我而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

二哥是個車床工人。每天雖有八塊多的收入，但這是一天從早到晚辛勤勞累的微不足道的代價。

現實終于把我從幻想的道路上踢了回來。

正要出發之前兩天晚上，房內桌子上，不知何時擋着二哥的日記本。日記本是開着的。有意無意間我看見上面幾行寫道：

我不願抹煞弟弟漢的前途，即使犧牲了一切也要完成他的志願，雖然媽媽曾催我早日結婚，雖然我只能有低微的收入。漢一隻腿的四趾是被車輒去的，我不願看到他受世人的卑視……

我已看不下去了。我只是激動，激動得流出了眼淚。多麼偉大的哥哥，多麼愛惜弟弟的哥哥。我應該是多麼的幸福，應該是多麼光榮，因為我有一個這樣的哥哥……

「漢，漢……」一把低沉而渾壯的聲音喚醒了我。

那是二哥。我不希望他知道弟弟的懦弱一流眼淚。

「漢，我看見一切了，……」他壓低了聲音說，一面合上日記本。

「希望你不要辜負我的苦心。」他一隻手輕輕地擋在肩膀上。「不，不能，我不能因為自己而犧牲了別人的幸福，你要結婚，你將要擔起一個家。二哥，我很感激你這麼愛惜我。」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激動地說。

「漢，聽我的話，要為自己前途作好準備。」幾秒鐘痛苦的沉默後，二哥低着頭擠出了這句話。

「不能這樣做。要為自己前途作好準備，這是你說的，也是我要向你說的。」

我一向都很倔強，二哥很清楚。他只道：「那麼你以後怎樣呢？工作嗎？」

「是的。以前我是在做夢。我未曾考慮到自己家庭允許不允許我這樣做，更未想到因為自己而抹煞別人的前途。我多麼無知，原諒我，二哥。」

「不，我要你原諒才是。教育你，使你能活得

更美好是我的責任，因為惟有我才能擔起這個責任。可是，我以後也許會擔不起的，我是個無用的哥哥。」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已決定工作去了。

法國思想家的一篇有名的論文，為我鋪平了一條廣闊而漫長的大路。記得裡面幾句是這樣：

「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使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必須說，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

二哥為我的工作忙碌地奔走，終於幸運地在一間很小的私人企業的機器廠得到了工作。——當鉗工學徒（叫做打磨）。

一天早上，我正式上工了。工廠和工廠老板我還未見過。

別人說：「要有一技之長才可以找得飯吃；可是這『一技之長』是要經過四五年的時間才能學會。要縮短時間是可以的，那就必須會耍手段，當奴才……」

我簡直不相信有這一回事，只天真地想：只要自己此較聰明，加上能刻苦耐勞，什麼技能不能很快學會呢！我要在一兩年內把技術學好來。

老板早已在廠門口等待着。瘦矮的個子，蓬亂的頭髮，污黑的衣服，穿一雙舊膠鞋，整個工人模樣。他對我們很和氣。

我感到突如其來的幸福，更覺面前是一條光輝的道路，老板是這麼和氣的，這樣更加強了自己的信心。

二哥離開了，我竟主動地問他關於僱我的條件。他說：「初初來做是很不習慣的，做久了就會習慣了。你每天的工錢是一元五角，要做夜工。星期天有時也要上工。不包伙食。」

多壞的條件！一元五角錢怎能養活自己，並且晚上僅有的幾小時也被剝奪掉！雖然是極度的不滿，希望與興趣使我留了下來，我答應了他。

轟隆隆的還不知名的機器開動了，六個工友都各自守着自己的崗位。

因不習慣，只好站在一位工友旁邊。他正操縱着一部車床（從他口中得知）。他告訴我車床是工業上最出色、最能廣泛利用的機器，當戰爭時，在後方製造武器及子彈，它是不可少的。……只看裝在上面的軸承，一面轉動着，一面被一把叫「車刀」的，一層層地，像切豆腐一樣容易地被切下來，已使我對這一切新鮮的事物發生了極濃的興趣，覺得自己的視野廣闊了許多……

「漢，阿漢！」突然一種巨聲喚醒我。那是老板在呼喚。

「站在那做什麼！叫了這樣多次還無聽見！」老板扳起了鐵青的臉孔向我怒吼，把這『帶吶花』（輪胎的鑄造模型）抬上車床來！」

「要出岔子啦，為什麼老板前後判若兩人呢。」我心裏想，對老板起先的態度懷疑了起來。

「還站着做什麼！抬上來，聽見嗎！」他又在怒叫。

當時我好像罪人接受判罪一樣，低着頭一聲不

响地去抬那叫「帶牠花」的東西。

唉呀，好重的「帶牠花」，至少有七十斤。我抬不起來，還差些連人帶物一同跌倒地上。于是他又在怒吼了……

「大蕃薯，這樣無力。去叫多一個人來！」

在這情況下，已意味着一刻前我的觀點是多麼的幼稚與天真。………

從這一天起我已開始動搖了自己學技術的信心，開始考慮別人所說的話。這一天我的工作是替老板揩汽車、洗廁所、通溝渠、掃鐵屑、抬鋼鐵、買香煙、叫茶水，燒開水。我成了老板用低微的工資「請」回來的雜役、清潔工人、苦役、侍從！而工作上的作業，根本未讓我動一動，全時還得強自忍受那無理的謾罵、咀咒、污蔑的言詞侮辱！

但興趣與希望還支撑着我繼續幹下去。並以為日子久了情況也必會改變的。

五個月的時間很快溜過去了。我也學會了許多東西：學會掃地、燒水、洗廁所、通溝渠，………還有學會了被咀咒與侮辱後而不覺得難過，反而笑着臉孔對着別人！

五個月的時間里我連鉗工里面使用手鋸、鎚的機會都幾乎沒有。相反地我懂得了控制自己的神經，使神經麻木起來，不知痛苦與得意的分別。這是一座好「學校」！

而我那庸昧的自尊心已幾乎完全被摧毀了。

我要離開這裏，我獸不下去了。我恨透了這吃人的魔鬼，我立下暗誓要雪這「仇恨」。

但是五個月前與五個月後，情況改變了很多。我已不能夠再回去家里白吃米飯。因為一旦出來工作了，要是失業白坐在家里，家里人不說，多事的人可要笑話自己。況且哥哥下月要結婚了，我更不能加重他的負擔，除非我能馬上找到工作。我是不能憤然而去而不顧慮到這許多後果的。

白天工作時是那樣頹廢。工友們見了，心里明白，口里不說。

一天晚上，工友K約了我去他的家，那時已經是八點鐘了。

「漢，告訴我，為什麼這麼沒神沒氣的？」他是那樣誠懇地問我。

K君是我最要好的工友，每逢當我有什麼被弄損傷時，他都非常關心地來慰問，替我敷藥。並且他亦關心每個工友的學習，不像許多車床師傅一樣擺臭架子。當時我毫不穩瞞地說：

「老板把我壓迫得快斷氣了，這個你見到的。」

「告訴你，我在這工作快六年了，曾經來當學徒的有好幾個，最倒運的還是你。但他們大多獸不久，三五個月都溜掉了。目前那兩個學徒却挨過了一年，論工作他們並不好，但是他們都能自動地去做那不是工作範圍內的事，並特別做得賣力，好像通溝渠、洗廁所、替老板兒子洗尿布，他們都很樂意去做的，而你却不懂得這一套奉承的手段，怎不叫你吃別人的大虧呢！」

「別提那兩個鬼東西，上次我不小心被鐵塊壓破了指頭，痛苦萬分之際，他們還幸災樂禍，說什麼把鐵塊（生鐵）都跌破了，講老板知道了看我如何是好等等的話。他們非但不同情，反而替老板擔心，而譏諷我，說我很不小心做事。我真想吃了他們！」我憤然地道。

「我以為你不要再幹仔了。我的許多朋友都很樂意並很同情我們工人，而他們本身也是工人，我想他們一定能替你找得工作。」

「是那一類的工作呢？」

「如泥水匠、鋤水溝、剷草皮之類。當然我不是叫你長期做這些，只要有機會，溜出來就是了。」

「當泥水匠………這等都是相當粗重的工作，自己的體力是這樣差，我耐得住嗎？」我時時地想………「就去試罷，既然生活擔子擺在面前，我應有勇氣去擔起來才是，又怕什麼不能幹呢！況且在這幾個月裡我未嘗不會做過更粗重的工作。」

「好罷，就依你的！」我一口答應了。

幾天後，K有好消息給我了。

他帶我到了一個地方，那是一間長長的白鋅木屋，K說那是為我找得工作的朋友要認識我，他說他現在正做打地樁的工作。

那裏面好像一個小型的學校。

一羣青春活潑的青年男女，是多麼愉快地手拉緊手，跳着舞。女的笑容可掬，男的無拘無束。他們一忽而圍成一個大的一個小的圓圈，一忽而小的變成大的，大的又變成小的，一忽而不合成一個大大的圓圈，一面手舞足蹈，青春的氣息籠罩着整個空間………

屋角一邊，亦有數十個青年，他們正在上課，黑板上寫了許多字，我還記得其中一些：

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矛盾是根本對立的………生產方式由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構成，都是互相地連系和制約着的………

這一切新鮮的東西我一點都不懂。

「漢，來來來！這是我說的朋友，K指出那剛才跳着舞的大個子黑黑的小伙子對我說。

他已經是中年人了，但是雙眼發出炯炯的光芒，令人不敢正視，臉上堆滿了笑容，跳起舞來身形靈巧得像隻小貓，在一時間，不由得不令人相信他是個年青的小伙子。

他很健談，後來他邀我參加他們的舞蹈隊伍，很奇怪，當時我竟不經過思考便參加了。他教我跳，很快地我學會了，於是我們大家一同手拉手，像剛才進來看見他們那麼暢快，無拘無束地舞動着腳，跳了起來，雖然我跳得不好，我已開始感受到集體生活的愉快。

× × × ×

以後我跟住他一塊做工，一塊學習跳舞，他教會我許多以前一無所知的東西，致使我發覺到以前我的生活是如何的無聊，是那麼的庸俗。

我不再悲觀與頹喪了，我們的生活是很有紀律的，我們相處得很和諧，一切行動集體化，學習及工作都集體化，我們有着共同的目標，共同的理想。我們的生活是新的前進着的，但我還是三兩天就失業，三兩天又有工作。………

我曾經是打石子工人，打樁工人，現在又成為銀行雜役。我雖然仍是過着到處被壓迫的生活，但是我已不像以前那麼茫然，我了解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遭遇而已！還有許多人還過着這種牛馬一般的生活，我也知道加倍辛勤工作也必不能改變這種環境，這原是生產資料為誰所有的問題，只有人民當家作主，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時，這種悲苦處境才會改觀。

# 草原已升起不落的太陽 ——看「中國歌舞」

·方向明·



## 文娛廣場

中國多采多姿的歌舞藝術近幾年來在國際藝壇上大放異彩，特別是兄弟民族的民間歌舞，更是百花齊放、百花爭艷。看了「中國歌舞」，我們情不自禁地喝采叫好！

的確，中國各兄弟民族的歌舞藝術，是無限豐富的；這些無價珍貴的歌舞藝術，可以供我們盡情欣賞，從而了解他們的文化生活，以及豐富我們的文化生活。

但是，在「使人變成鬼」的舊社會，少數兄弟民族的豐富傳統歌舞的精華，在民族壓迫下受摧殘。中國站起來後，少數兄弟民族也翻了身，他們的傳統歌舞獲得了扶植和發展，像彩蝶般紛飛于民族藝術裡。

在舊社會，少數兄弟民族是當牛做馬，受盡壓迫和剝削，忍飢挨餓，甚至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蒙古民謡「牧羊姑娘」就是農奴對舊社會的控訴書：

對面山上的姑娘  
你為誰放着羊羣  
淚水濕透了你的衣裳  
你為什麼這樣悲傷  
山上這樣的荒涼  
草兒這樣的枯黃  
羊兒再沒有食糧  
主人的鞭兒舉起抽在我身上

對面山上的姑娘  
那黃昏風吹得好淒涼  
穿的是薄薄的衣裳  
你為什麼還不回村莊  
北風吹得我冰涼  
我願靠在羊兒身邊  
再也不願回村莊  
主人的屠刀閃亮要宰我的羊

但是，他們並不是「天生命苦」，在舵手的英明領導下，經過團結鬥爭，終於翻過身來，生活在新社會，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自由了的少數兄弟民族，好歡喜，他們一起跳，一起唱，慶賀勞動豐收，歡唱幸福生活，讚頌英雄好漢，請聽聽他們的歌聲：

草美花香的呼倫貝爾草原啊  
漫散着各色的馬羣喲荷  
像那美麗的海棠花  
一片連着一片  
水草肥美的呼倫貝爾草原啊

哺養着肥壯的牛羊喲荷  
像那青藍的馬蓮花  
一片連着一片  
河光滾滾的呼倫貝爾啊  
响聲比銀鈴還動聽喲荷  
太陽照在草原上  
草原變得金瑩瑩  
陽光照耀的呼倫貝爾草原啊  
顯得更美呀更可愛喲  
生長在這裡的人們  
多麼幸福愉快

太陽已照在西藏寬闊的高原上，西藏人民多喜歡，他們感謝太陽趕走烏雲。在那西藏高原上，他們齊歡唱，齊跳舞，慶賀西藏得到新生，從此走向繁榮幸福，藏族熱情豪放的「草原上的熱巴」，表達了該族人民對幸福生活來臨的歡愉心情，以及歌唱他們美麗的願望和信心。

看到一串串瑪瑙般的葡萄，想起了新疆，也想起了那兒維吾爾族輕鬆愉快的音樂，以及活潑迷人的舞姿。維吾爾族爽朗豪邁的鼓舞，展示了一幅「春風已度玉門關」的興旺景象，過去是無人煙的亘古荒原，今天已變為廣闊的無邊沃土，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幸福。

哈尼是居住在雲南省江河地方的少數民族，他們多是茶農，他們在勞作中創造了「採茶舞」，舞蹈中創造了一個優美的情景，在晴朗的早晨，茶女們到山上去採茶，一面採茶，一面歌唱。他們的歌聲，充滿着美麗的希望，他們的勞作，表現出偉大的力量。舞蹈的主題情節表現他們整個採茶的勞作過程，顯示了工作的愉快，請聽她們對唱的山歌：

山茶花開滿山坡  
哈尼姑娘舞山中  
風吹茶花香千里  
歌聲響過萬里空  
茶樹層層山連山  
鳳凰吹鳴南糯紅  
滿山茶樹行對行  
哈尼姑娘採茶忙  
色里羅，色里羅  
哈尼姑娘手眼巧喲  
銀鐸相碰响叮噹

翻過一山又一山  
色里羅，色里羅  
哈尼姑娘手眼巧喲  
清清溪水長又長  
茶樹坡前釀米酒  
大家慶祝太陽紅  
色里羅，色里羅

一羣穿着鮮艷的民族服飾的黎族姑娘，手上托着一頂五色繽紛草笠，神采煥發地擺着手，蹬着腳，喜悅地跳躍，手叉腰，左右擺動排成一半圓形互相打量，互相媲美，走向溪邊，放下草笠，梳洗打扮完了，戴上草笠，歡樂、興奮地舞蹈。這種生活只能在新社會感受到，在以前的舊社會是夢想不到的。

在新社會，水兵愛大海，騎兵愛草原，飛行員愛藍天，要問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們愛什麼，他們愛自己的羊羣。在岷崙山下綠油油的草原，紅嬌嬌的塔吉克牧羊女，趕着羊羣出來，她撫摸小羊羔，神情奮發，欣喜地翻動雙手，歡呼舞蹈，忽然看到小羊羔離開了羊羣，趕快跑過來抱牠，無限地愛撫，輕撫地放進羊羣，望着可愛的羊羣微笑，圍着羊羣旋轉着飛舞，在天然綠絨的草地上，引吭高歌，唱出牧羊女「從前牧羊為別人，如今牧羊為自己」的幸福感受。

一切藝術性和思想性高度結合的藝術作品，都是真和美的交織在一起，它使人們在藝術欣賞中，喚起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激起高尚的美的感情。看完賞心悅目的「中國歌舞」，走出戲院，心曠神怡，仰望漆黑的長空，找了到明亮的北斗星，給我們指引一條寬又長的道路。

## 草原上的熱巴

——電影「中國民間歌舞集錦」觀後

= 馬克 =

歡樂的歌聲，美妙的舞姿，充分地再現了幸福的新生活。世世代代當奴隸，作牛作馬從來就沒有體驗過什麼是溫飽和自由生活的西藏農奴，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來了幸福的新生活。在西藏草原上，翻身了的農奴自己當家作主，過去飽嘗鞭子却餓着肚皮的非人生活，如今已一去不復返了，在遼闊的前藏和後藏，幸福的藏族人民熱情歌唱新生活。

在山巒起伏的高地草原上，藏族人民穿上了傳統的五色繽紛的節日衣裳，在雄渾奔放的樂聲中翩然起舞。年邁的農民，年輕的牧人，工人，姑娘紛紛出動，在滿開鮮花的水草地上，迎着東方昇起的燦爛紅太陽，同聲歌唱幸福的新生活萬年長。

「鼓舞」把我們帶到西北區天山脚下，在這半熟透了的葡萄蔓架下，維吾爾族男女青年熱情洋溢，舞姿輕盈，鼇獅的維吾爾單面鼓聲緊緊扣住人們的心弦。

在南方，勤勞的哈尼族姑娘一清早就背起籬筐上山採茶，踏着兩脚的晨霧，披着一身溫暖的陽光，在山坡上，在茶山里，哈尼族姑娘的雙手要為建設祖國，開發富源貢獻一份力量，在勞動當中縱情歌唱新生活的帶路人。

在東北和朝鮮接壤的地方住着朝鮮族，在春天鴨綠江化冰的日子里，春之揚柳隨風飄搖，朝鮮姑娘滿腔激情，傳統的長鼓敲出了春天的氣息。

蒙古姑娘挾一身絕技表演了「盅碗舞」，頭上頂着三個碗，她像魔術師又像是個雜技家，那三個碗就是這麼貼貼服服讓她頂在頭上，就像在她的腦袋上扎下了根。任憑姑娘像疾風一般的轉，像幼苗碰上了疾風一般的前俯后仰，盅碗依然毫不動搖地依附在她的額頭上，多麼別開生面的舞蹈，簡直就是舞蹈化的雜技，雜技的昇華！

一望無際的遼闊草原是塔吉克族的家鄉，在那里，風吹草低見牛羊，漫天遍野都是好富源。塔吉克姑娘立誓要和各民族兄弟一樣，以辛勤的雙手編造美麗的圖畫，讓幸福的鮮花開遍草原。她熱愛着羊羣，就像她熱愛着祖國一樣。

瓦(人旁)族的「春臼舞」，苗族的「踏青舞」，黎族的「草笠舞」是節奏分明，動作敏速的南方舞蹈，「春臼舞」充分表現了瓦(人旁)族人民熱愛勞動的優良品質，而「踏青舞」和「草笠舞」則體現了少數民族在光輝的民族政策下的愉快生活。

滾滾翻騰的火龍原是薄薄的紅綢，力之所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舒或卷，構成了一幅萬紅招展，一片通紅的喜氣洋洋畫面，「紅綢舞」是節日之舞，勝利之舞。

在淡青色的背景襯托之下，紅綢顯得那麼的鮮艷，那麼的矯健和英姿颯爽。

藝術是生活的反映，通過藝術的表現可以理解其生活的內容，只有在執行正確民族政策的國家，各民族才能真正享受民族自由，民族文化藝術才能獲得得以生長，發展的肥沃土壤，才能放出奇葩畢卉。「中國民間歌舞集錦」的成功，它之所以在人們的腦際里長久迴旋，決不是偶然的。



讀者

◎

作者

◎

編者

千萬雙眼睛注視「浪花」，千萬顆心追隨着「浪花」，千萬張口齊聲歡呼「浪花」的革新，千萬隻手臂高高舉起向着「浪花」致敬；「浪花」革新號出版後，獲得了空前良好的反應。

這種良好的反應，給與我們莫大的鼓勵，增添了我們無限力量，使我們對今後的工作充滿信心。

在這個月內，我們收到了指不勝屈的來信，對本刊的革新提出種種看法。

人夫文友在一篇文稿內寫道：『浪花』的革新是很多進步同人的期望，他深望『浪花』的革新能給我國文壇翻開新的一頁。

江松文友認為「浪花」大革新，實是可喜的消息，他希望「浪花」「任重道遠，為馬華文藝界放一異彩。」

維明文友寫給編者的信說，「貴刊經革新後，面目一新，反應一般甚為良好，讀者羣衆對於貴刊同人能接受羣衆之要求，以及適應和配合形勢的發展來革新『浪花』月刊，並賦予新的形式和內容，深表讚揚。願貴刊全人鼓足干勁，不斷革新，力爭上游，在根據羣衆要求和教育人民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浪花』月刊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鄭劍治讀友形容「浪花」的出現，「就如在沈悶的空間响起巨雷，多少人獲得了鼓舞與啓示。同時，也不啻在烏煙瘴氣的文壇上吹來陣陣清風。」

一位筆名叫青的中學生告訴編者說，「最近所出版的第十五期『浪花』革新號，很受同學們歡迎。但願我們熱愛的『浪花』不但能永遠以這種內容出現，而且還會更好！」

可以肯定，革故鼎新後的「浪花」已大受歡迎，成為羣衆所喜聞樂見的刊物。但是，我們決不會躊躇滿志，滿足於一點點小成就。我們今後將堅決貫徹執行「革新目標」，緊緊掌握正確的文藝方向，在羣衆的督促與指導下，再接再厲，鼓足幹勁，

力爭上游，爭取更好的成績。

儘管廣大的讀者對革新後的「浪花」大聲讚好，但仍然有一小部份與我們「本是同根生」的人物，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舍本逐末，挑剔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缺點，在細節上吹毛求疵，甚至「指鹿為馬」，牽強附會。

我們深信，這一小部份人如果從本質、從全面、從主流來看待波瀾壯闊的「浪花」，相信就不會有這種幼稚的思想偏差了。我們希望這些人一定要看到我們的偉大方向是正確的，應當滿腔熱情地支持我們，幫助我們，相信我們在工作中，能夠分清那些是對的，那些是不對的；那些應當做，那些不應當做，相信我們在工作中，會鍛鍊得更加堅強，更加敢做敢為。

我們要重申，我們非常歡迎批評，「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但是這些批評，必須是羣衆性的批評，着重於原則問題提出的批評，「擺事實，講道理」的批評，以及「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批評，「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

對於來自羣衆的批評，我們是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方法來處理之，我們堅信，這是幫助我們克服缺點與錯誤，最能支持和發展我們前進的方法。

×

×

×

「浪花」革新號印行六千本，很快就被搶購一空，以致有不少讀者買不到，我們感到非常抱歉。由本期起，我們增加印刷數量，以滿足廣大讀者「直線上昇」的需求。

代郵：

板城柳中湜文友，星洲奇思文友，請示通訊處，以便聯絡。

## 稿 約

- (一) 本刊歡迎任何「反映群衆生活和指導群衆生活」的各種體裁文藝作品。
- (二) 來稿請用橫寫稿紙抄寫。
-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同意的請先聲明。
- (四) 來稿如欲退回，請付來寫上姓名地址並貼足郵票的信封。
- (五)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和通訊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 來稿發表後，酌奉薄酬，本刊仍有權再度採用出版專集。
- (七)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部收。

珠江牌女裝童服  
經濟·大方·雅麗

'PEARL RIVER'

珠江貿易公司  
吉隆坡茨廠街六十四號

64, Petaling Street, Kuala Lumpur.

電話 Tel: 26210

北京同仁堂

虎骨酒



主治  
筋骨疼痛  
及  
風濕關節炎

星·馬·婆  
總代理  
金星公司  
新加坡直落亞逸街 6A 電話: 70232 70233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合衆印務局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KONGAN BRUNEI,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1090

# 首都眼鏡公司

吉隆坡蘇丹街九十五號  
(柏屏戲院斜對面)

電話：二一八六〇



丹絨馬林 文冬  
大街十七號 陸佑街卅四號

## 三元固本

友鏡廣三用  
工配此當本  
學生眼帶可固  
驗告元

儀器驗眼

光度準確

品質第一

定價公平

眼睛是靈魂的窗子，保護你的眼睛，就是保護你的靈魂。  
視覺模糊應配戴眼鏡，要配眼鏡請到首都眼鏡公司。

—史雷著—



# 火的道路

「火的道路」是「浪花」月刊連載中篇小說，反映一群知識份子在人民鬥爭運動中鍛練成長不怕犧牲，不怕困難，敢于鬥爭的故事，具有進步的思想內容。

經已出版  
歡迎代理

歡迎訂購  
定價八角

出版兼發行：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 L.